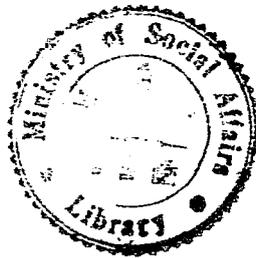


集論言戰抗進先國黨



印部傳宣會員委行執央中黨民國國中

月二年八十二國民華中

中央社会部图书室存

王季文题 六八三



3 1798 6959 3

95015
5088

次 目

目次

一·林 森：自存與共存·····	1
二·林 森：保衛國土是全國軍民應有的天職·····	3
三·戴傳賢：抗敵救國的要點·····	6
四·居 正：抗戰與耕墾·····	6
五·于右任：精誠團結與民族生存自由·····	6
六·張 繼：抗戰努力方向·····	6
七·吳敬恆：長期抵抗必然勝利·····	6
八·鄒 魯：爲世界人類除盜賊·····	6
九·丁惟汾：到川感想和希望·····	6
十·陳果夫：怎樣復興我國家民族·····	18
十一·陳果夫：怎樣爭取最後的勝利·····	22
十二·鄒九子：抗敵期間宣傳方針·····	25



十三·邵力子：文化界一齊努力·····	30
十四·馮玉祥：爭取抗日戰爭最後勝利與責任問題·····	30
十五·孫科：爲何而戰·····	34
十六·陳立夫：戰爭與和平·····	41
十七·陳立夫：告全國學生書·····	46
十八·孔祥熙：中日戰爭與中國財政·····	49

林 森：自存與共存

蘆溝橋案發生到現在，足足有一個月了。

我中央開始即抱最大容忍態度，屢經聲明，只要不逼到我們民族生存的最後關頭，始終希望用和平方法，以挽回東亞兩大民族的最後劫運。我方根據最低限度的立傷，再三與日方和平折衝，不惜委曲求全，要想在僵局中尋出一線光明。尤其在日方日日增兵處處挑釁的險惡情狀之下，我冀察當局，屢次交涉制止衝突，約定退兵。乃日方屢食言背信，在談判和平的掩護之下，完成他運兵運械及軍事上的種種布置，終且佔據平津，毀滅我東方著名最高學府之南開大學，除飛機低飛轟炸外，更用火油灌燒。這種殘暴行爲，在號稱文明的人類，都不忍爲不肯爲的。我們再看到鄰邦最近增加軍事預算，不斷的軍事動員，艦隊的忙於運輸，飛機在我領空內到處的不法飛行，各地領事館及僑民的全部撤退，在華企業的最後結束，這些都可以證明彼方有侵略戰爭的決心，甘爲破壞世界和平的禍首。所以他日東方兩大民族到了兩敗俱傷，或竟同歸於盡的地步，這個爲子孫萬世貽累與破壞世界和平責任，毫無疑義的不在中國，而在日本。至於轟炸文化機關，屠殺無辜人民，這種非理性的行爲，尤其對於文明人，及後世歷史上，留上不可洗滌的污辱。這些都希望我同文同種的鄰邦政府，加以切實的反省。

自古國家無百年之仇，中日兄弟之邦，又是代表東亞地位與東方文化的兩大國家，應該互相提攜，走上自存共存的大道，不應該互相殘害，走上同歸於盡的末路。這些話，總理在日是常常對着鄰邦人士說的，直到最後一次，經過日本北上，對門司新聞記者談話，還是貫徹這種主張。可惜鄰邦為這些深遠的理論，和我總理偉大的主張，沒有深切了解，這是東方兩大民族的不幸，我們認為不勝遺憾的。

總之，我們到了這個階段，應該明白已不是單純講理所可伸張正義的時期，我們必須有自衛自存的力量表現，然後才能實現提攜共存的希望。我國地大物博，人口衆多，國力方面本不少於鄰邦，所欠缺的是人事組織力量，及物質方面，遠不如人。但只要全國一致和衷共濟，同在統一政府領導之下，有組織，有紀律，那麼自然可以應付當前的時局。

現在我再特別提出兩點，要請國人注意：

(一) 沉着精神。沉着兩字，原是我們應有的修養，我們要做一個真正現代健全的國民，非有沉着的精神不可。我們知道，據歐戰時的統計，真正直接死於飛機毒氣者並不多，而犧牲於自亂者反不少。這些道理，在防空防毒的主管人員，已經講得很詳盡。所以我國國民對於目前緊張之時局，務須持以鎮定，各安生業，維持秩序，安定金融，努力生產，隨時接受政府指導及命令，担任各種工作，萬不可張皇失措，或輕信流言，自相驚擾。能够這樣，直接有利於己，即間接有利於國。這是國民應付危局，爭求生存中一切方法的根本。

(二) 保護外僑。保護外僑是國際公法所必守的，也是一個國家民族道德所應負的責任。無論對方如何用種種方法來殘殺我們無辜同胞，但是我們仍該抱着大國民的風度及文明人類的道德，對於他在我國僑居的商民，仍要盡力保護，使其安全。我們要明瞭鄰邦的諷武政策下，不是該國全體人民的意思，還是要望國人加以注意的！至於其他各友邦僑民生命財產的安全，我們必須盡最大的能力，加以切實保

護，更無庸說。以上所講的兩點，務望同胞加以注意！

按：此篇係林先生於二十六年八月九日，在國府紀念週所講。

林 森：保衛國土是全國軍民應有的天職

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到現在已是六年了。在這六年當中，我們爲企求和平，不惜委曲求全。但是我們愈容忍，愈不能得到他人的諒解，反而一再向我們尋釁。上月蘆溝橋事情發生，我們的河北省既然無端受到蹂躪，接着又有近日上海的變故，他人調兵遣將，向我們層層壓迫，事到今天，已是我們國家存亡的最後關頭，我們爲保衛國土起見，不能不起來應戰，國人爲着自己的生存，更是應該大家來流血汗，挽救危亡。

鄰邦壓迫我們的目的，有說是在北部數省。現在爲使大家對於自己的國土，有充分的認識起見，把我國北部的冀魯晉察綏五省，在我國歷史上的價值，提出來和各位研究一下。關於以上五省地位的重要性，我們可從地理歷史和經濟各方面，分別來說。

在地理上，該五省面積，約二百五十八萬方里，人口約七千七百多萬人，所以就面積來說，他佔全國總面積百分之十二，人口也佔了全國總額百分之十七以上。像這樣一塊廣土衆民的土地，其在我國所佔地位的重要，也就可想而知。

在

省又是我國文化的發祥地。要證明這一個事實，只須看看上古的建都所在地，便可明白；

，便在現在的山東；黃帝都涿鹿，便是今日的察省；唐都平陽，虞都蒲阪，夏都安邑，以上各地，都在今日的山西境內。我們知道，凡國都的所在，往往就是一個文化的中心；所以單就這種事實來說，就很可能證明我國的文化原是發源於這五省，後來由這裏出發，逐漸向西南進展，方造成

我國今日文物燦爛光輝的局面。所以我們飲水思源，對於這一片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土地，絕不容許他人來覬覦。

再就經濟上的情形來說，該五省地位的重要，更是非常明白。我們可以分開來講：

第一是礦產。煤鐵兩種礦產，原是建立近代新式工業的基礎；一個國家，如果缺乏這兩種礦產而沒有方法來補救，新式工業便很難發展，這是一定的道理。而該五省對於這兩種礦產的儲藏量，特別豐富。據地質調查所廿三年的估計，全國煤的儲量，共約二千四百萬噸，該五省便有一千三百萬噸，竟佔全國總額半數以上；鐵的儲量全國共約十一萬噸，該五省便有一千三百萬噸，竟佔全國總額半數以上；鐵的儲量全國共約十一萬噸，該五省便有一萬三千萬噸，佔全國總額的百分之十三。

第二是農產。以棉花為主要，不僅遍植各地，並且品質優良。據統計，山東河北兩省的棉花產量，便佔全國百分之三十三以上。此外小麥佔全國百分之十二，小米佔全國百分之五十，高粱佔全國百分之十四，花生佔全國百分之三十七。

第三是工業。因為該五省的原料豐富。所以工業的發展，也很有可觀。據中央工廠檢查處二十四年的調查，共有工廠四百四十六家，工人八萬三千多人，佔全國工廠總數百分之七以上，工人佔全國百分之十六以上，這當中又以紡織麵粉火柴等項工業為比較發達。就紡織業來講，華商紗廠，在河北山東山西三省的，共有十九家，佔全國約百分之二十，資本額約四百二十多萬元，佔全國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次為麵粉業，全國共有麵粉工廠計一百零四家，該五省便佔了五十二家；資本額全國約有三千一百多萬元，該五省便佔有一千二百萬元以上；二十二年全國麵粉產量約七千四百萬袋，該五省便有一千八百萬袋。所以就工廠說，該五省佔了一半，既資本說，佔了百分之三十九；就產量說，佔了百分之二十四。再次是火柴業，也算該五省最發達，山東河北山西三省共有工廠四十三家，平均每月可出三萬八千箱以

上，約佔全國百分之六十。此外像製革製鹽水泥化學等項工業，也都有相當的基礎，值得我們的注意。

第四是交通，一國交通是否發達，實為一個國家強弱的分野，尤以鐵道為更重要。我國最初建築的鐵道，便是北甯路唐山到胥各莊一段；後來所建築的，也都偏於一方，像北甯、平漢、平綏、津浦、同浦、正太、膠濟等線，都在該五省境內，已把五省打成一片，所以交通非常便利。至于說到上海方面的情形，一方面它是我國經濟的中心，同時又密邇首都，其地位的重要，更是各位所知道的。

以上所講，只是揀幾點大者來說，有這樣可寶貴的國土，那能再受侵害？政府對於保衛國土上的責任，固然要切實負擔起來，但是全國國民，也應該深深認識目前我們國家所遭遇的危難，把保衛國土看做每個人自己應盡的天職，協助政府奮鬥到底，以達到我們最低限度生存的目的。

按：此篇係林先生於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在國府紀念週所講。

戴傳賢：抗敵救國的要點

現在中國的人民，自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之後，又重新到了一個比當日更危險、更緊急的一轉關頭。在從前蔣先生曾經發表過一個意見，說是我們和平如果有一線希望，我們還是為和平而努力的，但是到了非犧牲不可的時候，我們是決然的犧牲。這個意思，汪主席在新近的幾次演說，已經對全國的同志同胞，很詳細反覆的說明了這個道理。

在民國二十年到二十一年當中，我們所經過的所身受的危難，雖然也不少，可是那時敵人的壓迫攻擊，是在我們領土的外圍，現在已經收到我們的腹心裏面來了。從前我們中國有一句舊話，叫做「人怕傷心樹怕剝皮」，這就是說從九一八以來的第一段的日本侵略，是剝皮的一種侵略，現在是到了攻心的侵略了。所以在這時候，我們全國國民如果不是一德一心決定去抗戰，我們國家的命運，是沒有方法可以挽救的，現在是已經到了這種危難的關頭了。

我們知道日本這個國家，是和中國最鄰近的一個鄰國，講它的人種是和中國一樣，要講它的文化，可說沒有一件事不是得之于中國的。古來有所謂「食毛踐土」這句話，雖不能說日本是食中國之毛踐中國之土；可是日本人在精神上一切的享受，所以能够造成今天這樣的一個文明的基礎，完全可說是得之于中國。這種情形，我想各位同胞都是知道的。所以我們無論是從一般的制度上看，從文化上看，或者從宗教上學術上言語文字上看，所謂日本文化的要素，沒有一件不是得自中國的。

但是這樣的一個國家，對於中國受恩深重的這麼一個國家，在最近幾百年當中才像了一個樣子。當它國家各種組織剛成了個樣子的時候，它對於中國的態度，就完全和兩千年以前不同了。到了最近幾百年，日本處心積慮的侵略大陸，我們聽說有三百多年的歷史，近說有七十多年的歷史。在三百多年前，

是它侵略中國的一個開端，大家都知道以前日本征朝鮮的這件事，可說是日本侵略大陸最具體的一個蹤跡。倘若那時候明朝不是上下一心，有很強的兵力，一旦到危急的時候，一面援救高麗，一面抵抗日本的侵略，我恐怕在那時候日本的野心，已經不只是併吞朝鮮，或許在山海關外已經佈滿了它的勢力，這是三百多年前的話。至於最近七十多年的情形，各位如果詳細的看日本的各種文字，從它文件上源源的去調查，就可以知道。但是日本在維新的時候，無論是長州薩摩或是那派的人，當時他們整個的企圖，就是對於大陸的侵略，這些文件，在今天短時間內，是沒有功夫來對各位報告的。我想明瞭日本情形的人，已經是很清楚了這種的事實。因此我們可以知道一個堂堂的大中華民國，一個有地位的國家，現在到了這種地步，是為什麼原因呢？這原因就是我們中國自己積弱，因為中國弱，就是它生出這種傀儡的心理，才到了這種貪婪無厭的情形，這就好像一個小孩子，我們亦可說是我們做父兄的教管不好，才使它驕橫到今天的這種程度。因此我們現在中國人自己的覺悟，不單是要在救國，就是日本這種國家這種人，已經同中國相隣有兩千多年的一个鄰居，我們要想把它這種狂妄的心思去掉。這一點我們知道，除了中國自己努力圖強發奮為雄而外，沒有第二條路，這是今天對各位同胞講的一個頂緊要的一個前提，當在這種緊要的關頭，我們要痛下決心，並且希望全國的同胞，注意下列幾點：

一、我想同各位講講我們現在要講的話，是十分的簡單。因為現在不是講話的時候，而是做的時候了，所有中央應該要講的話，就是兄弟要講的話，差不多是千言萬語，但是現在是到了要努力做事的時候了。第一我們希望全國一致，上下一心。我們現在在中國國民黨同中國國民黨負責的政府，決定是與國家共存亡，與人民共患難，這一點是要全國同胞了解的。我們知道現在的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國民黨負責的政府，決不會在與國家共存亡與人民共患難之外，更有第二個意思，這是兄弟要向各位講的第一點。

二、我們全國的文武官吏士兵，是到了為國家負責任替人民負責任的時候了。我們現在應該怎樣怎

呢？我們現在就是應該死守我們現在的地位，在一致的號令與共同的決心之下來抗戰。我們所有的文士官吏士兵，要同我們的職務，同我們的責任，同我們的土地共存亡，這是第二點。

三、我們的政府，各地方政府，無論是在怎樣的情形下，在這時候應該是要特別很敏捷迅速確實，很嚴格的保持地方的安寧，訓練民衆，這是各個地方政府的責任。同時，我們各地方的人民，應該要協助政府，維持很森嚴的秩序，保持地方的安寧；同時各地方人民，各自要就自己能力所及的，來協助政府，幫助地方，幫助前敵的將士，這是第三點。

四、在從事於各種職業的同胞，無論是士農工商，無論是那一個界，所有一切從事於職業的我們，都要知道所謂現在我們的整個國民一德一心的抗戰。從什麼地方來表現呢？這就是要從各種職業各種工作上來表現。所以我們現在一切從事於職業的同胞，應該在各自的職業上面做去。我們做工的就可以就他自己的本行工業做去，做農的做農的，各就其自己本身的職業做去。教書的就他自己本身所學的去做教書的工作，而且更要比平日加倍的努力。因為我們知道中國所以積弱到如此，就是因為我們一切的工作不如人，因為工作不如人，所以我們工作的成績不如人，因為工作成績不如人，所以我們國家的力量，社會的力量不如人，這就是我們被人侵略，被人壓迫的一個原因。所以現在我們要對各位講的一句很重要的話，就是工作是救國的唯一途徑。我們當此時，就要比平日加倍的努力，加倍的嚴緊，有秩序的工作，拿工作來救國，工作就是我們救國唯一的條件。國家的生命，永遠的生命，就存在於我們從事的一切的職業一切的職務一切的責任一切的工作方面，這是第四點。

現在這個時候已經是到了危急萬分的時候，不是說話的時候了，而是我們拚命的時候了，是我們要努力工作的時候了。我們中國只有全國上下一德一心，拚命的努力，才能使世界上一切的國家，知道保持世界和平的嚴重，知道保持東方和平的嚴重，知道保持中國和平的嚴重。我們也只要我們努力拚命，

我們才能使已經瘋狂了的日本國民，決不會回復到它七十多年前對中國的一個地位。我們知道過去日本一千幾百年當中，對於中國沒有失過禮，過去有這麼好的一大段歷史。但是現在他們瘋了，這除非我們中國人有一個力量，拿這個力量出來使它瘋子感覺到他們瘋不過去，與他自己的國家有生命的危險了，到了那時候，瘋子才會回頭，這是我們很確實相信的。所以我們現在一切都不可靠，可靠的只有全國一心，上下一致，在三民主義之下，在我們中國國民黨的領導之下，給我們在前方的後方的人，大家一致的在一條線上來同生死，共患難，才可以躲過這個危機，才可以挽救這個危亡。

我們更確實的相信，中國有這麼幾千年不斷的悠久的歷史，我們在歷史上看，像現在我們所遭遇的這種危急，在歷史上不知經過了多少幾十百次，但是我們多經過一次危難，就有一次很大的進步。我們同胞千萬不要因為目前的危急而氣餒，我們也不要因為着急，連自己工作的責任也忘了，所以我們全國同胞，大家都要曉得我們雖在危急存亡的時候，但據歷史告訴我們說，我們多經一次的危難，就必有一次更大的進步。中華民國的前途，民族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燦爛的，這是兄弟今天很簡單的對全國的同胞貢獻的幾句話。

按：此篇係戴先生於二十六年八月在南京中央廣播電台講演。

居 正：抗戰與耕墾

現在戰爭，是全體性的戰爭，是一個國家的人力物力思想力的總和的戰爭。這種戰爭的最後勝負，並不表現在疆場上一時之優劣，而取決於整個國力的盈虛，拿破崙征俄國，已經佔領俄京莫斯科，但是勝利者為俄國而非法國；歐洲大戰時，法國喪失了東南半壁，但是失敗者為德國而非法國。故此次神聖的對日抗戰揭幕後，蔣委員長就揭發兩個最完善的戰略，一曰全面抗戰，一曰長期抗戰，長期抗戰在

爭取最後的勝利，全面抗戰是動員全國的力量，使之配合於抗戰旗幟之下。

我國地大物博，大好土壤，坐使荒蕪；我國以農立國，而每年糧食進口，達一萬萬元以上；這都是鐵的事實。在平常時候，耕墾運動，已經是我們立國的要政；尤其是自抗戰以來，沿海一帶肥腴土壤，大都淪為戰區，而且河北山東江蘇浙江最富庶的縣份，又均先後淪陷寇手輾轉呻吟於暴敵鐵蹄之下。成千成萬的農民，喪失他們的土地，拋棄他們的田園，流落到內地，密集在都市，這實在是增加糧食恐慌的危機，削減抗戰到底的力量。所以在這時候，舉行耕墾生產運動，不但最能配合抗戰需要，而且是加強抗戰力量的唯一要圖。

我對於漢口各機關舉行春季耕墾生產運動，非常贊許。同時還有幾點意見，貢獻給本黨同志與全國同胞：第一，我覺得這個運動應當有實際性；各黨政機關應趕快研究實施的方法，趕快把這有效的方法見諸實行；千萬不要把這運動弄成純宣傳的運動，宣傳以後就看不見有效的行動。第二，我覺得這個運動應當有普遍性；現在發起此運動者為漢口各機關。儼然漢口各機關努力此項運動，效力還是很微弱的；全國各省市黨政機關，應該一律進行，以收宏效，各地黨部尤其要負起倡導的重責。第三，我覺得這個運動，應當有持久性，漢口市的春季耕墾生產運動，雖然冠以「春季」二字，不過是顯示春季對於耕墾是特別的迫切，我們應當要特別的努力；並不是說夏秋季冬季就不迫切，就可不必努力。我們還是要繼續努力，加緊努力；不獨戰時應當努力；就是平時我們還要繼續不斷的努力。耕墾是我們立國大陸的要政，是整個民族生存發展的根本，尤其是加強和維護抗戰力量的要圖，我們必須以持久的精神，來從事這個偉大的運動。

最後，我謹借蔣委員長「快幹實幹苦幹」六個字，來勗勉我們從事耕墾運動各位同志同胞。

按：原文見二十七年三月三日漢口掃蕩報。

于右任：精誠團結與民族生存自由

這幾年來，各地方負責的同志，都感外患一天一天的嚴重起來，大家要精誠團結，共赴國難。最近各地負責長官將領，在這強敵壓境的時候，或是奉召，或是請求，大家齊集首都，共商救國大計，尤證明我們的精誠團結，已成了一個真正的事實。這種精誠團結的成功，是我們挽救國難的好現象，也是我們由此可以得到最後成功的好現象。

自從蘆溝橋事變以來，全國軍民，沒有不敵愾同仇，佟麟閣趙登禹兩將軍光榮的戰死和二十九軍及前方人民所流的血，這慘壯的洪流已滲透了我們全國家的版圖，全民族的心坎，而大家要踐跡前進的。由此可以說明我們這次奮起應戰的意義為的民族自由，民族生存。

自從本黨領導中國國民革命戰爭以來，每一重要時期中，必提出一個能够代表這個時期重要工作意義的名詞來，以集中全般的人心，綜合全般的力量，以推動全黨同志全國人民的工作。革命建國之期，一切困難險阻之來，是每一個革命的國家所不能免的，只看我們如何去加以克制，今日之事，我們只有為祖國，為自由，為生存，發動全民族的心志與力量，反抗那侵略我們者。

我們讀總理遺囑「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因而回念總理周歷世界時，留止於各殖民地，固已深知其憔悴冤忿之情，而居於建設完成之國家與世界各學者往返研討，為時亦久。由此精研深思，而確知三民主義，並預定其革命建國之程序。總理曾明言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這當然是要救中國，以達於自由平等之境。我中國只要看列強主義之在蘇聯，因為缺少實行的程序，所以革命以來，政策與主義每每不能適應。而我們的三民主義，却是為中國實際需要的，這可證明三民主義不是一種高的論調。在那時日本雜新以後，傳統的大陸政策，與田中奏議，却都是以滅亡中國為其企圖；有日本的侵略政策，

絕不容有中國之自由平等，然而中國有了三民主義，則斷不會實現他們的政策。若干年來中國之多故，直可說是三民主義與日本侵略政策之鬥爭，但有人要問這論是三民主義替中國造成鬥爭嗎？這就太錯誤了。假使沒有三民主義，決沒有中華民國，沒有中華民國，更何有於今日之精誠團結，禦侮救亡？所以我們要認清主義與時代，更要絕對擁護三民主義，為中國唯一至上之主義，所謂主義之統一：為萬事的根本，我們全國家民族，要充分堅定我們的信念，無論敵人或進或退，或緩或急，我們總要認定三民主義所指示的一分責任，有進無後退。現在大家都知道有主義，然後有國家，有國家，然後有主義，國家高於一切，主義亦高於一切，離了國家，何有主義，離了主義，適足以亡國家；這所謂互為因果，尤其在強敵逼迫之時，大家更要堅守的，有此認識，這即所謂精誠團結，擴大範圍到全中華民國與全華民族的。

國事緊急萬分，各人的責任，是萬倍的加重，我們更求精誠團結之完滿，過去所謂某某路線，某某陣線，大家都已在深創鉅痛的教訓中，感悟到對祖國對民族的沉哀，與那幾乎不可贖的錯誤。現在我們都拿英勇而齊一的對敵抗戰，來表明我們和淚和血的中央同志們，這是我們努力的時候了，從前不圓滿的使它圓滿，精誠團結於主義之下，走上民族自由之途，主義的精誠團結，主義的成功，國家民族的最後勝利，即決於今日之事。

按：此篇演詞，係于先生於二十六年八月九日，在中央紀念週報告者。

張繼：抗敵努力方向

兄弟所欲向各位講論者，即如何發動抗敵精神及本黨同志如何努力？就個人意見 簡單陳述，貢獻各位採納。

由於我們對敵人抗戰，可以回想到一九一四年歐戰情勢，其時德國侵略法國，猶如今日之日本對華侵略。兄弟當時亡命在法，為時一年，目覩法國人民抗戰精神，不禁有感，覺其可為今日吾人之效法。固然現在已為一九三七年，距歐戰時相差二十餘載，戰爭方式，較前演進。但此僅為戰爭利器之進化，現在作戰方式，一切較前變遷，兄弟對此，原係外行，不願以外行話向各位講論。不過歐戰時，人民犧牲精神，的確足以使人效法，值得吾人參考。

當歐戰初起，一般人預料至多數月即可結束，不料大戰竟延長四年之久，法為被侵略國，東北數省曾為德國佔領，德國初佔優勢，而大戰結果，德終不免失敗，現在敵人之對我侵略，戰端既開，並非短時間所可解決，吾人惟有準備長期抗戰。我們的領袖蔣先生，曾謂應保持民族永久抗戰精神，誠以此次戰爭，為革命戰爭，民族戰爭，凡我革命同志，皆應在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全國一致動員，以此此集體力量，縱敵人戰器較強，然而種種方面，我們居於優勢。如此次我為被侵略國，國際間並不以日人暴行為然。我們如果集中力量，長期抵抗，必能獲得最後勝利。尤其在經濟方面，應力謀充實。歐戰時，法國管理糧食，加以統制，不若吾人今日可以隨意飲食，甚至治宴待客，即購買麵包，亦須持有許可文件（俗謂票子），且每人每日食量有定額，不許多買。現在我國政府，雖對糧食施行統制，但較之歐戰時法國管理糧食，相差尚遠，法國人民犧牲刻苦的精神，及節省經濟力量補助戰鬥將士的苦心，在在足為吾人效法。

其次：歐戰時法國人民不過五十萬人，而歐戰結果，除受傷不計外，戰死者為數達一百五十萬。現在我對敵抗戰，為期既久，至少必須犧牲二三百萬人，始能獲得最後勝利，不能以犧牲幾千人，便以為多。即如歐戰法國戰死一百五十萬，德亦戰死二百萬，英戰死五十萬，俄戰死亦約二百萬，實因民族戰爭，並非國內軍閥內戰，凡為民族一份子均有執干戈以衛社稷的義務。不過參加作戰，應有組織，如何

使壯丁補充，應有適當辦法。那時兄弟在法，恆閉戶不出，並非法人對我無好感，而係因爲法國壯丁，均已動員到戰場去。即十八九歲之中學學生，亦使之受兩週軍事訓練，開往前線作戰。兄弟當時祇三十餘歲，正值壯年，由於在荷中行動者，不爲老弱，即係婦孺，兄弟既係壯年，才于荷頭，頗覺慚愧，且尙欲分別人糧食，尤覺不安。觀於法國對壯丁訓練及補充，深覺今日我國對此問題，亟應注意！

再次：吾人欲求最後勝利，必須以革命黨精神幹去，過去武漢辛亥起義，其所以能建立民國，推翻專制，即由於黨員雖少，而有革命精神。民國成立後二十餘年，本黨經過許多艱難困苦，終於以北伐一役，統一全國。現在革命黨領導四萬萬民衆，祇須有革命黨精神，最後勝利，必屬於我。然如何策動四萬萬人皆有革命精神？此乃黨的責任，須知國家存，固爲黨的責任，國家亡，更是黨的責任。本黨應有如此之責任心，吾人祇有站在盡的立場，各盡黨員責任，所謂負責，即係不尙空談而重實際。先犧牲自己，乃能領導別人。武漢方面，有何主任、黃主席及黨部方面負責同志領導民衆，黨政軍三方面合爲一體，後方非常鞏固，不過黨在此時，並非直接過問軍政，軍政各方面，原仍由各方面負責人分別主持。黨的責任，即爲在社會上領導民衆，協助軍政當局，從事抗敵工作。然而黨如何領導民衆，必須以服務精神，而後民衆乃能接受領導，不可以領袖民衆精神來領導民衆，其間意思，至爲深長。如果以謙和態度，犧牲精神，先人而勞，後人而樂，實際服務來領導民衆，則民衆自必接受領導。個人見解如此，還望各位加以研究！

此外對國際方面，除日本爲我唯一敵人外，其餘各國均爲我友，公道自在人心，正義必能伸張，吾人對此應有相當認識。

總之，此次戰爭爲革命戰爭，民族戰爭，本黨同志責任重大，應以最大之努力，爭取最後之勝利，此爲個人最深切之希望。

按：此篇演詞，孫張委員於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由京赴滬過漢時出席漢口市特別市黨部漢口市政府聯合紀念週所講。

吳敬恆：長期抵抗必然勝利

這個時候，正在長期抗戰進行的當中，這個長期抗戰，經蔣委員長領導了許多有力量的同志，計劃是計劃得很詳細，布置是布置得很周到，祇要依了原有的計劃，原有的布置，不給大家來弄錯，一個最後的勝利，早早晚晚終能夠實現的。

說到長期的話，我們用常識來解說，難道是一條戰線相持了永遠不動，才叫做長期嗎？這是事實上所不可能的，那無疑的就是有進有退，三翻四覆的進退一個不歇，進要好些日子，退要好些日子，退了從新再進，又要好些日子，經過了無數的進退，消耗了好些好些的日子，才決定一個真正的勝敗，這方才叫做長期，能夠長期，是利於我們，不利於敵人，所以敵人利於速戰速決，我們利於長期抵抗，長期抵抗了，最後的勝利，自然必屬於我。要長期抵抗，就必定是有進有退，長期抗戰中的進退，是應有的過程，末我今天有點小小的貢獻，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把這過程中的進退，誤看做勝敗。

一個個人的心理作用，往往會影響成功了一時的錯誤，弄得天下本無事，變成庸人自擾。豈知個人的心理作用，都起於習慣，而太平凡的見解，就把這種戰爭看做強國來侵略弱國，牢牢着成見，強國總是進的成分多，就可以把一時的進退猜想將要分出勝敗，可以弄到自己瞎恐慌，帶累他人瞎怕，若不將此種太平凡的見解糾正，便有礙於長期的計劃，長期的布置。若全國大家一想現在領導的人，都是革命黨，認定這回戰爭說是抵抗，還是一種普通的客氣說話，簡直是革命，我們革命的領袖，牢記「總理吩咐的「革命尚未成功」，所謂尚未成功，就是還沒有打倒日本軍閥一類的帝國主義，就使物質上不及他

一點，也不過增多一些長期的辛苦罷了。

現在大家要從革命觀點上着想，就能把長期抵抗中的小小進退，看做很毛細的事了。要譬如我們中國在四十年前甲午的時候，已經被日本全部吞滅，也同滿清吞滅我們一樣，到了今天，受了 總理的付託，豈能不出來革命？這回抵抗，就是我們起來革命，現在革命軍一起，頃刻之間，已把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珠江流域的各省，一齊光復，只有台灣東四省被他抓得緊緊，華北三四省，奪而復失，正在進退，小小上海一隅，也像辛亥年馮國璋據有漢口漢陽威脅武昌一般張勳張宗昌之徒，搗亂不已，也無異今日北戰揚南戰揚搗亂不已罷了。從前稍一長期把他們消滅，今日不是也靠長期把這種禍害世界的盜匪消滅嗎？故長期抵抗的必然得到最後勝利，是無可疑的，祇要我們心理作用不要太平凡了，這個抵抗應該當做革命的小小貢獻，願我們來格外氣壯。

按：此篇係吳先生于二十六年十一月八日在中央紀念週所講。

鄒魯：爲世界人類除蠱賊

此次抗戰，不獨爲民族求生存，實則爲世界人類除蠱賊。蓋日本的一貫政策，不特想把整個中國併吞，抑且在擾亂世界，尤其是對於世界人類文化，加以危害；例如竟將南開大學肆意轟炸焚燬，即可明瞭。至於抗戰決策，蔣委員長兩次談話中，已有明切之指示，吾人自當跟着這種政策及其辦法，一致向前，相信最後勝利，必歸我國。有人問，去年在世界大學會議及世界教育會議，先後均主張互助，反對戰爭，何以對日則力主抗戰？殊不知吾人對於充滿野心，絕滅理性，擾亂世界正義，摧殘人類文化的敗類，加以抵抗而懲創之，正所以維持世界和平。故今茲抗戰，凡主持正義愛護文化之國家及民族，沒有

不表示同情的。

按：此篇談話係鄒先生於二十六年八月八日由粵到京對記者所發表。

丁惟汾：到川感想和希望

各位同志，惟汾奉常會之命，作今天紀念週的報告，想趁此機會，把個人對於四川的感想和希望，略抒所見，自從蜀府移渝，四川就成了中華民國最重要的地方，而為中外人士所注意。就四川的一切環境而言，他的確具備了做復興中華民族根據地的種種條件，可以分做幾方面來說。

就地形說，四川疆面甚大，且較歐洲許多國家的疆域面積還大，尤比日本三島為廣。長江是全中國中部的主幹，四川據長江上游，乃中部主幹的頭腦，而且西北毗連蒙古，西南與康藏為唇齒，漢蒙回藏各族的聯絡，可以四川為中樞，四川對於全中國的價值，無論現在或將來，是非常重大的。

就人民說，四川人口極繁，總數在四千萬以上，無論男女都是精明強幹，能耐勞苦，勤於作業。農民對於他們的田地，不啻是山坡溝壑，總是耕耘種作，所以我們一到鄉間，只見是野無曠土，無處不是農作物。而他們的手工業也很精巧，四川的人民，可稱是最優秀的人民。就物產說，四川的物產，可稱是最豐富了。別的省份，像西部各省所出的物產，未必為北方各省所有，北方各省所出的物產，又未必為西部各省所有，總是你有我無，或我有你無，而四川則不然，凡是南方各省熱帶地域的特產品，四川也有，熱帶溫帶寒帶的各種產品，他是無物不產，應有盡有。

四川的優點既如此之多，但是有人說，在歷史方面研究起來，四川在歷史上似乎沒有放過多大的光彩，這不能專就過去以定四川的將來，我們記着廣東有未成為革命根據地之前，在歷史上也沒有特殊的表现，自從做了革命根據地，做了政治黨務的重心，經總理領導同志努力整飭，以後一切舊觀；大為

改變，終能以此為根據地，完成了統一的大業。

現在四川既為國民政府駐在地，在各方面經過一番整理刷新後，其發展是不可限量的。我們既有這樣好的根據地，只要全國上下，同心同德，艱苦奮鬥，則打倒暴日，復興中華民族，一定是成功的，而將來四川在歷史上表現的光彩，也不亞於廣東，這是可斷言的。

按：此篇係丁先生於二十七年一月十七日在中央紀念週所報告。

陳果夫：怎樣復興我國家民族

這多年來我們國家，無時不在憂患之中，過着危難的日子。在這險惡的環境裏，我們來復興國家，最基本的要求，必須把危害我們國家生存發展的一切障礙，予以排除。最主要的障礙有三：第一是外禍，第二是災害，第三是疫病與毒物。外禍使我們立國的三要素領土人民主權，橫遭暴力的侵略，直接威脅我們國家民族的生存。災害指水、旱、火、蟲等害，使我們生產不足，物質窮艱。疫病與毒物，戕害我們民族的身體與精神。這三者，都是我們非排除不可的障礙，能否排除，亦即決定了國家民族的存亡。這些障礙，雖或由外來或由內生，而排除之道，惟有團結一致，自力奮鬥，除此別無他途，能此也一定可以達到排除的目的。現在逐一分述如下：

我們的近鄰，蔑棄了人類相與相存的道理，逞恃強暴，對我國肆其無厭的侵略。他們以為強弱懸殊，武力萬能，可以一意孤行，直前無忌，殊不知力道東西，藏着不動。那末永常保持，一向外發動，抵抗即隨其發動而生。如果發動的方向走的直線，則抵抗最大，走曲線則抵抗減少，這本是物理上的常識。譬如螺絲釘走的曲線，故用力少而前進易，直釘走的直線，使用力多而前進難。物理上的原則，同樣可以用到人事，所以凡是祇見自己的力，不顧對方，橫衝直撞者，未有不遭挫敗。侵略者給我們以敵

國外患，我們固然感受到威脅。但同時敵國外患，又何嘗不是我們團結一致的水泥，自力奮鬥的推動機呢？贖武者豈不殫思及此？況日竊道爲大眾所疾痛，不憤被害者憤恨而已。因爲既尙竊道，無復信義，今日施諸甲，明日何嘗不可施諸乙；所以大家爲之戒懼，天下皆敵，豈能久安。

總理對於王道竊道的執利執弊，有很明確的解釋，曾對他們說：「究竟是做西方竊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要你們自己去審慎選擇。」然而他們究竟怎樣選擇，近幾年來的事實，已爲世人所共見，現在快要到不戢自焚的關頭，希望他們能憬然覺悟，一以消弭他們自己的來日大難，一以解除被侵略者的目前禍害。中國是最愛和平的國家，假使他和一個最愛和平的國家，尙不願爲友，還能和誰爲友？誰也不敢和他爲友，誰也要和他爲敵，樹敵既多，如何自保？我們現在是遭受他給我們的禍患，他們是在製造禍患，來自己遭受，天作孽，猶可爲，自作孽，不可活；他們自招的禍患，比我們今日所受之於他們者，可不知要大上多少倍，所謂好勇鬥狠，以危父母，將陷其國家族於萬劫不復之地，我們站在親仁善鄰的立場，不能不向他們致其誠摯的忠告。

但我們站在被侵略者的立場，却絲毫沒有存等待人家覺悟，以求苟全幸免的心理。並且確信我們自己可以有這力量來排除侵略，這力量前面已經講過，就在我們能全國一致，自強不息，所以如何一致自強，是我們當前的急務。至於外來的侵略，固無希望他們覺悟，但不覺悟亦祇有增強我們的抵抗而已。自強之道，約有三端：第一、增強國防的力量，第二、改進人民的生活，第三、嚴明禮義廉恥之教。惟有增強國防，才能抵抗強暴，保障領土。惟有改善民生，方能健全民族，增強國力。惟有使人人明禮義廉恥，方能同心愛國，維護主權，不致有人做出喪權辱國的事情來。我們檢討這幾年來的國家，是不是照着這一個目標去做呢？則大凡留心國事的人，都能看到政府與人民，確是向着這一個目標邁進。

舉其大者，如軍事的統一，政治的改進，國民軍訓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及新生活運動等等，都是在

全國一致自強不息這方面所做的工作。我們既能全國一致自強不息，則目前環境雖未許樂觀，而最後勝利，最後的光明，一定是屬於我們的，祇要我們能奮鬥到底。這裏還有一點說明，就是國民經濟建國的運動，與新生活運動，二者不可偏廢。不可偏廢的原因，並不在二者本身的成敗，而為整個民族遠大的前途着想，假使單提倡國民經濟建設運動，那末生產的物質固然可以增進，但國民的思想，一定偏向功利，結果道德墮落，貪欲無厭，勢必要重蹈現在那些專恃武力凌弱暴寡而終至自招禍害的國家的覆轍。倘若單提倡新生活，則國民的精神道德，固然提高，而物價落後，無以抵抗侵略生存於物質前進的世界。惟有二者並行，庶幾民德高尚，物質豐足，一方面足以自產生存，一方面亦不至於去侵略人家，與世人長安於和平共存之境，這是我們自強最後的目標，有異於一般野心國家之所謂自強。大家對此，應當有清楚的認識。

消除災害，包括在上面講自強第二點改進人民生活的一項之中。水旱之災，近幾年來，可以說沒有一年沒有的，不過災情輕重之分而已。水旱成災，雖說由于自然，但細加推考，十之八九，皆我們人力未盡，有以致之。如林木荒濫，不能大規模去種植；河塘淤塞，不能有計畫去疏治，苟且治標，無補根本，以致遇天時水旱，即無法救濟。水旱二者，其影響於生產至大至廣，我國民生窶困，國力凋敝，雖原因非一，而水旱實居其首。如去年各地沒有嚴重的水旱災，收成稍豐，各種工業，便呈活躍的氣象。所以如果水利辦好，直接有利於農業，間接有助於工業，全國農工生產，必能突飛猛進，民生之豐裕，國力之增加，皆可預卜。故興水利為消除災害中最急要之務。

次於水旱者，有水災與蟲災。我國房屋，大都以竹木柴草建造，都市方面，又因房屋接毗，人口衆多，所以火災很易發生，各地消防設備，多未完備，既不能防患未然，發火之後，又不能迅速撲滅。每年損失於火者，合全國計之，數實可驚。加以現代戰爭中之空軍，除轟炸而外，專以投擲火種，焚燒後

方爲任務。消所以防工作，在今日尤爲重要，這是講火政之應當注意。蟲災如蝗如螟如各種害蟲，對於農作物的損害，實不下於水旱，而且蔓延極速。必須憑藉科學應用有效的撲滅方法，改良品種，增加植物抗蟲的能力，方能除此大害。以上所講的各種災害，即水旱火蟲，阻礙我們民生之發展最大，我們能一致努力予以消滅，則民生國力必能日臻富強，從知富強之來，本非外求，惟視吾人自力奮鬥如何耳！

疫病直接危害人的生命健康，種類繁多；傳染至快，近代因交通便利，延播更速，身體不强，抵抗力薄弱者尤難避免。我們如果不努力請求醫藥，推行公共衛生，實爲民族之大患。在別的國家，早見及此，不僅醫藥衛生，足以防患未然，治療既病，他們並且進一步在注意優生，獎勵生育，我們現在還談不到優生，但減少死亡，保持健康的工作，必須做到，方能算掃除了民族復興的一種大敵。

此外還有一種可以說中國獨有的禍害，那就是鴉片與毒物。煙毒與帝國主義者實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我們知道沒有水不會溺死，沒有火不會焚灼，沒有用毒化政策來謀害我們的國家，運銷煙毒，煙毒亦何至蔓延到這種地步。但是一半也由於我們自己不爭氣，甘於受人家的陷害，自烟毒傳入中國以來，我們金錢的損失，不知若干萬萬元，人民的時間事業，消耗于吸烟者不知幾何。人民的生命，死亡於烟毒者，更不知幾何。試想即以金錢的損失一端而論，如積而爲國家建設，則何事不能舉。可見煙毒害人之甚，沉溺其中，不啻自殺。現在政府對於禁絕煙毒，已具決心，但是行政而外，須法律教育同時協力，始可望有成效。所以希望我們同志同胞，努力宣傳，互相勸勉，用種種力量，用種種方法，使其早日消滅，則雖然有想用毒化政策來謀我的國家，我們視同武力侵略一樣，予以決心抵抗，他們亦無可奈何我們。

以上三種障礙外禍災害疫癘與毒物，祇要我們能認清目標，自強不息，一定能達到排除障礙復興國家的目的。我們目前的禍患雖多，但是我們已經找到正確的途徑，即使國難，我想終可解除。他們走入歧途的未來禍患，正不知伊於胡底。所以在最後，我們還是希望他們能早日覺悟，改正已往的錯誤今，

天我所說到的三點，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是消極的，其實是積極的，而且都是極基本極積極的事業，惟有這樣去努力，才能完成民族國家的復興，現在政府早經決定，向此目標努力前進，所望我同志同胞，同此認識，一致協力，則敵人的加緊侵略，不足以滅亡我們，而我們的努力消除禍害，即足以完成建國大業。

按：此篇係陳先生於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在中央黨部紀念週演講。

陳果夫：怎樣爭取最後的勝利

中華民族的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鍵，絕不是一朝一夕的緣故，還是數千年來歷史的累積。全中國的人們，尤其是知識分子，是要負重大的責任的。大家平日常喜批評別人，說某人不行，某人不對，可是反躬自問，自己平日對於國家民族是不是已經盡了相當的責任？現在大家應當澈底的覺悟，國家民族所以淪到這地步，就是大家平日都不肯對國家民族負責任的緣故。但是以這樣大家不肯負責的國家，為甚麼幾十年來還可維持呢？我們要知道，在以前有總理領導本黨同志不斷的奮鬥；十幾年來又有蔣委員長領導全體埋頭苦幹；同時國際上又有種種相互牽制的原因；所以尚能維持相當的局面。否則世界列強，任何一國都可隨時滅亡我們的。

現在日本侵略中國，愈逼愈緊，我們要爭取最後勝利，復興民族國家，祇有全國民衆在本黨及最高領袖統一指導之下，努力作持久的抗戰。我們絕對不能倚賴國際的援助，因為從古到今，決不會有激於義憤而出兵助人的國家，如果與他們自己沒有切膚利害的事情，他們決不會替人流血的。孟子見梁惠王，首先就勸他「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因為當時的國家，都是為自己的利益打算。「何以利吾國？何以利吾家？何以利吾身？」古人的心理如此，現在人的心理也是如此，所以世界各國只有與

他自己發生重大利害關係的場合；才可以望他們奮袂而起，他們的動機絕不是爲了中國的存亡。

因此我們現在要挽救國家的危亡，還是要靠大家自己努力。努力從什麼地方做起？就前方保衛國土的將士講，自然是浴血抗戰，爲國效命；以已被敵人佔領地方的民衆說，自然是担任游擊及破壞敵人的防禦工作等；至於後方民衆，所應該努力的工作雖然很多，最重要的，莫如秩序的安定。後方秩序的能够安定，其他一切工作，才能望其進展，像我這次從江蘇出發，經過安徽，湖北，來到長沙，沿途與各同志談到的問題很多，大家異口同聲的注意後方秩序的問題，可見這個問題的十分嚴重。我們都知道要能够長期抵抗，必須作長期的準備，我們在戰時的工作，必須比平日加倍的努力，除了盡忠本身職務外，更要以餘力貢獻於作戰方面的準備，如此才可談到持久。我們現在要特別幫助政府，維持後方秩序。

近幾年來，蔣委員長訓練民衆所提倡的幾件事：

第一件是新生活運動。這種運動，現在全國都普遍了，但是從實際方面觀察，各地仍然免不了舊的生活，舊的習慣，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在戰時後方的人民，對於新生活應該更加重視，要把新生活從精神上表現出來，一切習慣都要合於新生活的條件。新生活是大家作人的基礎，我們要把這種基礎，好好的培植。現在和敵人作戰，物質方面的準備，固然比不上敵人，但是精神方面，應當超越敵人之上。物質的運用，有時有窮盡，精神的運用，愈久愈能發。所謂精神方面就是以人爲基礎，人的本身又以新生活爲基礎，一切衣食住行，都要顧到體義廉恥。並且要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如此才是新生活，才能發生堅強的精神運用。如果人的本身精神基礎壞了，我們還憑什麼和敵人作戰呢？

其次是國民經濟建設，這也是後方民衆應當努力的工作，張主席對於這件事情，極爲注意，昨天發表談話，歡迎戰區工廠，移到湖南來開辦，這是很對的。我們不僅希望廠商到後方來生產，我們更希望戰區逃到後方的民衆，和後方原有的民衆，一齊動員努力生產，充實戰時的國民經濟建設。又如我們對

於戰時需要的工作，固然應當努力，同時不可忽視了平時的基本工作。就是戰時的準備，就經濟一項來說，如果平時準備好了，戰時決不至有匱乏的危險，如果平時毫無準備，到了戰時再去張羅，就來不及了。

現在後方雖不一定會變成戰區，但一方面要努力充實前方作戰的資源，一方面要預作變成戰區的準備。現在我們的一切，都是以人為基礎，所說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沒有好人，一切的事情，都無法進行，大家再不要像以前的因循下去，尤其本黨的同志，更應有先民衆而犯險，後民衆而退息的精神，平時是八小時工作，現在要延長起來到十小時，把延長的工作，貢獻於戰時的準備。因為黨員是領導羣衆的，一切要樹之風聲，使全國民衆都能聞風興起。我在三十一年以前在此地求學，當時的風氣，很是樸素，今天重到此地，見到市面上仍然保持了此種風氣，其他各省都不能及，因此覺得非常安慰。此種風氣，正合於新生活的條件，這或者是湖南各位同志樹之風聲的影響。

此外又有一事，也是當前應當注意的問題。過去一般人作事，大概都是徒託空談，不切實際，現在應當力矯此弊。如民國十五、六年的民衆運動，其工作不過遊行示威，開會喊口號等等，這當然也是當時需要的工作，現在的民衆運動，再不能這樣做了。舉例來說，現在如果又來開什麼民衆大會，馬上就有遭遇敵機轟炸的危險，所以現在的民衆運動，應避免一切不合於實際的工作，努力充實戰爭需要的準備，如資源的集中，道路的修築，傷亡的救濟等等，都是後方民衆的應盡義務。這些工作，在江蘇浙江方面，雖見不到許多成績，但有幾縣民衆，担任這種義務工作，約佔到全縣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而且皆能實事求是去幹。現在後方民衆，也應一致起來，負起實際的救亡工作，工作的成績，希望能高出江浙等省以上。

還有一個問題，便是學生的救亡工作問題。小學的學生，在前方雖有因避免敵人注目而担任通訊工

作的事，但我們不應使他們冒着生命的危險，應當使他們能够很安全的讀書。至於中等以上的學生，在戰爭時期，應該負起相當的責任，至少應該在後方担任維持秩序的工作。因有後方的壯丁，是要補充前方作戰的，後方的治安，就靠學生出來維持，大學生的責任，尤其重大。如中央政治學校的學生，他們都負有改進國家政治的責任，國家各種建設，都以政治為基礎，政治如果不好，一切建設都無從着手。幾年以來，各地人士對於江蘇省政，頗有稱道者，實際上江蘇省政，不過得到初步的整理，還有很多應做的工作，都沒有完成，並且也沒有開始做，也有在抗戰時期，自己發覺了許多錯誤，所以現在不足稱道。中國現在被人侵略，最重要的工作，當然是一致抗戰，但是要持久抗戰，更應努力政治建設。現在中國一切建設，都不如人，無論軍事上及其他各方面，都要仰給人家，自己不能自給，現在打敗仗，也是這個原因，有許多實科學生看到國家的危急，都要放棄所學去做其他的工作，這是不對的。我們要相信，祇要國家統一，一致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努力做去，中國決不滅亡。持久抗戰，需要科學之創造發明與種種的努力，就是抗戰結束以後，一定要將國家建設起來，以後建設專才尤為寶貴，其責任尤為重大，因此希望學習實科的學生，更要加速努力研究科學，以應持久抗戰與將來的需要。

以上所說的新生活建設運動，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和戰時救亡工作與基本準備工作等項，希望大家一致起來協助政府努力推進，國家自然能够轉危為安了。

按：此篇見文化批判一卷五期（二十七年二月一日）。

邵力子：抗戰期間宣傳方針

自抗戰以來，全國人皆有很好的表現，都能知道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前提，而新聞界中，尤有充分的認識。在抗戰以前，新聞界方面，間有意見未能一致，抗戰以後，已沒有這種現象了。過去新聞界唯

一的信條，是「有聞必錄」。無論得着一條什麼消息，總得想法子刊出，在新聞界立場講，也非全無理由。其實某種新聞有無價值，以及是否正確，抑或造謠，尙須加以選擇，判斷。要有意義，有價值，才可以登，否則，實無刊載的必要。比方用照像機選擇風景，必須擇其有美術意味者，並非任何見到之物，皆可收入鏡頭。選擇新聞，也是一樣。本人多年以來，常常對人說，要從「有聞必錄」的時代，進一步根據新聞常識，加以判斷後再登。但爲目前體念採訪困難，與鼓勵外勤記者起見，新聞登載的範圍不妨稍稍從寬。

自本人服務中宣部以後，關於檢查標準，即決定不用可扣則扣的方針，而改用可不扣即不扣的方針。如用前者，當然可以減少檢查者的責任。改用後者，檢查責任不免稍重一點。數月以來，新聞界同業已都能認識，檢查爲此時所必要，不僅不妨碍言論之自由，而且還能加以輔助，不過應力求手續上的便利而已。到了抗戰開始，新聞界更一致明瞭，不能刊載的消息很多，其中理由十分明顯，即使無關軍事機密的消息，但爲國家民族的利益着想，有時也應加以慎重。蓋新聞本位的主義，在抗戰的時期，已不能不爲國家民族的利害，而稍稍犧牲，新聞界對於抗戰的認識如此，實爲很難得的現象，希望能夠永遠如此，若能將這種認識，推到全國民衆身上去，即爲擷取最後勝利的左券。

我國國民過去的缺點很多，最大原因，每人只重自己，或小單位的利害，而忽略了整個民族的利害，目前大家已能知道療治此病根，一切言論行動，都趨一致，能以國家民族的利害超過一切，好像得了一劑良藥一樣，中國可說已得了救星。

其次，在報苦抗戰的過程中，我們絕不願隱諱失敗，祇求檢討失敗的原因，尋求正確的教訓，所以抗戰開始時，即以「閉勝勿驕，閉敗勿餒」之義，激勵全國。數月以來，新聞界的種種表現，多能與此原則相合，尤其可喜的，即一切虛僞的論調，幼稚的救國條陳，反科學的殺敵方法，很少在報紙上面看

到。

我們回想到甲午年中日之戰，和庚子年義和團之役，那時報紙充斥着反科學的意味，現在我們深深知道，祇有高射砲與飛機，才能消滅敵人的飛機，從沒有看見有人提出反常識的意見，想用何種玄妙的方法來打下敵人的飛機，就是祇憑大刀可以却敵的論調，也慢慢的減少了。我們民族常有一種矛盾的現象，就是有時在很長的時間裏停滯不進，而有時則極短的時間竟有突飛的進步。例如，此次對日抗戰，民間竟尚有一部份人不明瞭抗戰的意義，同時則社會各方面都能充分表現對於抗戰的擁護，也就是這種矛盾的表现。從歷史上看，我們有四千年的文化，而今日仍不如別人，是受了停滯不進的害。但每逢着很嚴重的外患以後，必有一番進步，即就文化而言，也最容易吸收外來文化。因此現在報紙上所表現的意識多很正確，實際上比甲午庚子時代進步甚多。我很相信，從此以後，必能更向進步的軌道走去。新聞界是輿論的領導，無論言論新聞及附刊，都要糾正以前蔑視科學的錯誤，領導人民向科學方面前進，用科學的精神和方法來挽救中國的危機。將來取得了最後勝利，固然必須全國人埋頭建設，像蘇聯的兩個五年計劃，德國的四年計劃一樣，一致減少個人的享用，努力國家的建設。現在艱苦抗戰時期，更應加緊努力於科學，用科學的方法，克復一切的困難。歐戰時，協約國方面，法比兩國大部土地，被敵人佔據，仍不絲毫灰心，艱苦支持戰局，終於得到美國參戰而獲勝，固然值得我們效法。德國在當時海面封鎖，原料全斷，便用種種科學方法來救濟，惟仍不免失敗，但現在又成世界強國，即植基於此，更足為我們的模範。我們能從此次抗戰的教訓，確切認識科學的重要，而一致向此努力，則多難興邦，即在於此。

總之，目前新聞界不可忽視的工作，可分為兩點：一，要知道國家民族的利害高於一切。二，要運用科學的力量造成現代國家。

武漢近年來因交通的便利，地位日見重要，抗戰以後，各方人士會集，更成爲文化的重心，新聞事業本爲文化的一部份，新聞界人士更與文化界人士有極深切的聯繫。上面所講的兩點，我們很希望能因新聞界的努力，而得到文化界全體的努力。新聞界必須與文化界緊密攜手。報紙本爲文化的公器，新聞界應盡量與文化界人合作，而使文化界人得對社會有所貢獻。文化界人亦應尊重報紙的立場，一切寫作都要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爲前提，而不稍涉一絲一毫的私見。所以報紙對於文化界人的寫作，必須精細判斷，應當刊載的，雖不認識的人，或立場不同的人，所投的稿也必刊載。倘覺其與國家民族利益稍有妨礙，則須以誠懇之態度，說明未能登載之理由，或親自訪問，請求其刪改其一部份。總之，新聞界能與文化界有密切的互助合作，則必能盡喚起民衆的責任，而增加抗戰的力量。在此艱苦抗戰之過程中，新聞界的意志堅定，步驟整齊，實使吾人非常欽佩。平津上海的報界，多寧肯犧牲其巨大的資本，悠久的歷史，絕不同敵人屈服。此種精神，即爲抗戰能得最後勝利的證據。希望武漢新聞界全體同人益加努力，砥礪學識，實行新生活，並在記者公會團體之下，努力前進！

按：此篇係邵先生於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出席漢市新聞記者歡迎大會所講。

邵力子：文化界一齊努力

全國二分之一的專科以上學校被敵人轟燬或佔領，全國中小學校及文化機關最多的河北山東江蘇浙江各省被敵人的獸蹄蹂躪，全國整千萬的學生及知識分子惶惶無所之或被敵人殺戮，更有許多書籍儀器付諸無情劫火，更有十歲至十五歲的中國兒女被敵人擄掠去實施奴化教育，這在中國及世界文化前途，是如何重大的損失。如果說這樣酷畀的暴行，可以聽他逆行下去，那末，黑暗野蠻的世界，野獸吃人的原始時代，必然立刻在我們這代人的面前展開。如果說我們的文化界絕對不能容忍，那末現在文化界的

抗戰工作，還有些不够，我自問也是工作不够的一個，在世界舉行反侵略大會的今日，我很慚愧，慚愧我所担任的宣傳工作，因種種原因，沒有能够做好，從今以後，只有加倍努力，纔能補救過去缺失，我想全國文化界，對自身也必然有和我相同的感覺。

抗戰以來，我們文化界，最不够的工作。就是喚起民衆共同奮鬥八個字，還沒有字字做到恰好。如何纔能喚起民衆？要民衆用什麼方法奮鬥，是當前第一個問題。蔣委員長訓示我們，今後抗戰的中心，不在城市，而在全國的鄉村，那末我們工作的中心，當然不在城市，「文化界到民間去」這個口號，實在需要叫得特別的響亮，應得特別普遍。都市文化界過剩，鄉村文化界缺乏，這就好比戰區將士太少，非戰區將士太多，一樣的不切需要。將士必須在戰區才能爭取衛國殺敵的勝利，文化界必須在鄉村才能完成喚起民衆共同奮鬥的任務，而且只有到鄉村去才能施展本領，如大家擁在城市裏，決不能表現自己的特長。我這一個誠懇的請願，很希望文化界能够接受。

既要使民衆共同奮鬥，文化界自身就先要能够共同奮鬥，無論作文演講，都以民族國家爲前提，抗戰救國爲急務，三民主義爲信仰，同在最高領袖指導之下，與敵人作殊死戰，一切足以分散抗敵陣容的理論與行動，不但不見諸言語行爲，而且不存於心。必須如此，才能齊一民志，使之共同奮鬥。

此外並有要我們文化界分擔責任的一件事，就是失學青年的教育問題，如果把民衆看作士兵，則青年便是現在抗戰隊伍裏的連排長，建國事業中的預備兵，我們必須利用今日艱難困苦的環境，把這批青年鍛鍊成智勇俱全的等上人才。如何使失學青年有立刻繼續求學的機會？如何使青年所得的學問，都合于救國建國的需要？而且都具有同一的信仰？——信仰抗戰必得勝利，信仰三民主義確是救國主義，信仰最高領袖確能復興民族國家，信仰世界的正義和平必不消滅，這又是我們的文化界急須負荷的責任。

親愛的文化界，毀滅文化界的一把野火，已被野獸一般的敵人放起，現在正兇焰高張，我們文化界不急起撲滅黑暗野蠻的世界，野獸吃人的原始時代，必然立刻到來，努力吧，我們的文化界！前進吧，我們的文化界！

按：原文見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武漢日報。

馮玉祥：爭取抗日戰爭最後勝利與責任問題

一件事情的成功，決不能單靠他自己的自然生長，實在還大大地需要我們人的一定的努力與奮鬥。換句話說，一件事情的成功與否的決定因素，固然依賴於客觀條件之是否具備，但尤依賴於主觀的我們的努力如何以爲斷。西哲所謂我們人的責任，不在分析世界，而在改造世界，就是這個道理。譬如要造一所房屋，有了地基，有了木材，有了磚瓦，以及有了其他一切應有的材料還不够，必須還要有建築工人的適當的計劃與努力。假如建築工人不能在適當的計劃之下，各盡其應盡的責任與努力，那末，房屋會可以造不成功的，或者會不是我們所計劃的所需用的東西。

這種情形，也正是我們現在在抗日戰爭的持久戰鬥中所遇到的嚴重問題。抗日戰爭的不可避免，一方面是日帝國主義對我們侵略的必然發展，另一方面也是我國之爭取自由平等的必然階段，這已爲許多人所明確認識的。而抗日戰爭之最後勝利又必然屬於我們，則是一方面由於日帝國主義在持久戰爭中，她的內部必然爆發革命，她的國際關係必然發生嚴重衝突；另一方面也由於我們的地大物博和較低級的經濟結構，較易於勝任持久的消耗戰，以及我們不但人多，並且在日帝國主義殘暴的侵略和我們英勇的再接再厲的抗戰中，很容易激發全體人民的敵愾同仇心和死中求生的意志，——這樣一個全體人民的民族革命戰爭，必然能够最後擊退了日帝國主義，並且建立起來嶄新的自由平等的中國。這在五六個月來

的抗戰中，在軍事的許多重要的奮鬥中，已經證實這些勝利的因素正在增加和發展着。然而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是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僥倖苟且可以得到，這裏必須有最高可能的物質動員，尤其重要的是全體人民的思想能力，在抗戰到底之方針下的艱苦的奮鬥與犧牲。

關於抗日戰爭的意義與方針，蔣委員長曾經再三再四的指示過，如說這個爲求民族生存和維護世界公理的戰爭，決不能夠中途妥協，妥協即是滅亡；又說，雖至一兵一卒亦必抗戰到底。以及最近發表的告國民書，更明確的指出抗戰的革命意義，和抗戰到底的最後勝利之信心，以及號召人人敵愾，步步設防，全國到處樹立有形無形之堅強壁壘的全面的全民抗戰。這些堅決明確的指導，自然有力地打擊了各種各式的懷疑、動搖和妥協的失敗主義者，而鞏固和擴大抗戰的力量，以保證和促進最後勝利之到來。現在抗戰到底的方針，雖是已經堅強的確定了，但是如何具體地各方面地來執行持久抗戰的方針，並如何來實現最後勝利的爭取，却是目前最嚴重最迫切的問題。

對於如何支持持久抗戰的問題，我們已經聽到了許多方面所提供的意見：比如說喚醒民衆，組織民衆，整理及訓練軍隊，補充軍實，對日絕交宣戰，及尋找同盟等等，誠然這都是萬分需要的。但是我現在想對如何執行我們抗戰的責任問題來說幾句話，因爲許多事實告訴我，如果沒有切切實實的負責執行者，任何好的計劃，好的辦法，結果都是空的，甚至於是相反的。

我們知道，構成人的有機體的四肢百骸，都各有其所司的職務，應盡的責任。耳管聽，目管看，口管吃，鼻管嗅，胃管消化，肺管呼吸，……只有盲腸是一個無所專事的害人的廢物。同樣的，代表人民的並建立在人民基礎之上的國家機構，她的設官分職，亦是各有所司，各有責任。無論職有文武，位有大小，但是都有專職，也都各有一定的責任，不容混淆，不容廢弛，必須像一架機械樣的，大大小小的各部分，甚至於個螺絲釘，都能各盡職責的，全部動起來，才能執行國家政策的「一定任務，完成國家政

策的一定目的；尤其是在現在民族存亡的艱苦的持久抗戰中，這種各盡職責的全體動起來，更爲絕對需要。假如這一部分不動，那一部分不動，或者是要大的來隨帶小的，或者要小的去推動大的，或者中間作用的那一部分不動，或者雖也勉強動起來了，可是與整個的步驟不協調，甚至走到相反，那末如果這是一架機器，則就是有了毛病的機器，需要加以修理；國家的政治機構，也是一樣，尤其是當集中一切人力物力來與敵人作生死抗戰的時候，實在是我們自己的一個嚴重的弱點。

在我們五個多月的持久抗戰中，一方面有許多艱苦地堅決地負起責任的奮鬥者：例如吉星文團長以一團人在蘆溝橋守了二三個星期，受了二次傷不肯退却；又如湯恩伯軍長在保守南口的抗戰中，死傷了倭寇二三萬人；又如空軍英雄閻海文，在完成轟炸敵軍任務而不幸落在敵軍陣地後，用自衛的手槍打死了七八個敵人，並以最後的一粒子彈自殺以殉國。以及還有許多不知名的戰士，都是盡了抗日救國的職責，作了偉大光榮的努力與犧牲。更如我們的軍事領袖，從開戰以來，即是夜以繼日，目不交睫，計劃指揮軍事，並領導全國的統一團結，以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這都是負起自己職責的輝煌的模範。然而還不是一個領袖及少數軍人和國民盡了責任就行的，必須全體軍人，官吏和國民統負起他所應負的責任才可以，而實際上放棄責任，玩忽職務，有如蔣委員長最近兩個電令中所說：「貪污不法，舞弊營私或侵吞公款，或尅扣軍餉，或藉端剝削，索詐民財，」「聞警先逃，致使地方管理無人。秩序陷於混亂，」以及「當地壯丁及積存物資，倉皇棄棄，任其資敵」等等，實是很普遍的現象。我們對於盡責的固應獎勵，不負責的亦不能視之無覩。北方有句土話說：「賣什麼呼什麼，」就是說我們應該切實的表現出來，一點不掩飾，不推諉，才能由失敗轉到成功，由錯誤轉到正確。所以我們對於好的不能不說，對於壞的也不能不說。舉例來說罷，傷兵醫院有許多辦的有條有理，也有許多辦的甚雜亂，傷兵找不到醫院，或者得不到治療，又如傷兵每天兩毛錢的伙食，有些辦的使傷兵吃的好與飽，又有些吃的不好和

不飽。歐戰時法國總理克勒孟梭說：「一滴汽油等於一滴血，」可是我們常常滿車滿船的汽油被焚燬了，這是什麼原因呢？又如有些軍隊能够吃苦耐勞的作持久抗戰，又有些不能持久，或者反而騷擾自己的老百姓。又如以建築工事說罷，計劃是否適宜，建築是否合用，以及是否保守了應有的秘密，這也是應該萬分注意的。

總之，身體上有了毛病，應得醫治，事業上有了毛病，也應得醫治，怎樣醫治呢？我以為：

第一、應該照蔣委員長最近「嚴懲貪污」和「守土救民」的電令，由監察機關和司法機關來切切實實的毫不留情的執行起來，做到必賞必罰，毫無微避，威信與負責自然都會增加起來的。

第二、普法戰爭中，法國軍隊老是不戰而退。法國人民就迫得出來說話，他們成羣結隊跑到各個軍官的家裏，說，人民出捐納稅的養軍隊，就是爲的保衛國家和人民，現在前線軍隊不努力與敵人作戰，一定是軍官貪生怕死，忘了國家和人民的緣故。所以對着每一個軍官的家屬說、罵、打、吃、喝、住，鬧得不可開交，並且最後警告他們，如果那些軍官再不努力指揮作戰。那麼先得和他們的家屬拚了。這樣一來，當這個消息，由軍官的家屬轉告至前線時，激起了軍官們的覺悟而努力起來，因之，前線的形勢，亦完全爲之一變，由退而轉爲攻，由敗而轉爲勝了。這是告訴我們國民亦應該負起主人的責任，從輿論上表現出，查問並舉發那些不負責的錯誤，這才算幫了政府的忙。雖然，我們的說話，應該實際地替事替人想一想，不是一味的高談闊論。

第三、我們自己每個人從全面持久抗戰的原則和要求上，從所負擔的職責上，從所實行的工作程度上，都來自己檢查一次，看有沒有玩忽職責，有沒有錯誤，有沒有盡了最大的努力。並且有沒有捨「忘」生的求得了最大的成功。如果國家以法令來督促，人民以輿論來督促，而自己又以責任心來檢查，那末我們自然很少有廢職、廢事和錯誤的了。

所以我們不怕持久抗戰中的許多困難，就怕各種有責任的人不負起責任。我們需要抗戰到底的方針和精確的計劃，但是尤需要各種切切實實不打折扣的負責執行者。我們這個四千多年的古國，一方面遺傳了許多良好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也保留了許多壞的惡習，在這個民族生死存亡的戰鬥中，我們大家應該來發揚和改正一下的。

按：此篇見全民週刊二卷五期（二十七年一月八日）。

孫科：爲何而戰

一 日本爲何而戰

中國對日本作全面的抗戰，自上海戰事發生到現在一百多天了。究還「爲何而戰？」這個問題在中國和日本兩國國民當中，人人都會想到的。

在日本方面說，對華用兵之目的何在？這不是有些議員和實業家會向軍部質問過的麼？不錯的，這一句話確實足以代表全日本民衆的呼聲。

在日本的文化界、思想界、知識界的分子，曾經研究過近代世界思潮的，他們都曉得人道主義，社會主義和人類互助生存的學說是不可毀滅的真理。看見已國跋扈軍人的橫行，祇有頭痛。想大胆說出幾句心中想說的公道話來，馬上就要受到拘捕和監禁。對這一班明理之士尙如此，反戰的是不用說了。

在日本飽有智識經驗的政治家、外交家，他們不少還有世界的眼光，國際的認識，固然一樣的愛護自己的國家，但都曉得在這二十世紀時期，一個國家是不能單靠優越的武力，達到稱霸全球的夢想的。國際公法和公約之維持，是謀求全世界人類安全所不能違犯的原則。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更不能用戰爭手段，希圖可以解決的。戰事的結果，祇有兩敗俱傷，不但不能解決國民經濟的困難，而且使國民更

加重經濟的痛苦。一個國家的政治問題，更不能由拿着刀槍的武人完全操縱的。軍人專政結果，是只有引起大多數國民的反動，形成國內的分裂，產生國內的革命。可是他們都是雍容廊廟之上，折衝樽俎之間的人物，手頭沒有刀槍，便奈不得少壯軍人何。犬養毅先生首先做了犧牲了。現在的西園寺，尾崎行雄一類有遠識的人，也祇鎮日書空咄咄，搖頭太息而已。

若在日本農工和小資產階級的羣衆，戰爭之於他們，簡直是毫無好處的。戰費的負擔，是加壓在他們的身上了。在戰場上慘酷無情的犧牲，他們真像可憐的牛羊，後面被追着軍人的鞭子，戰戰慄慄地跑上屠宰場去。在他們所謂歡送出征軍人的場合，已經看不見當年日俄戰役祈戰死的精神了。出征者和送行者，祇是彼此吞聲忍淚，祈求神佛的保佑，許多日本的兵士，到了生命最後的一俄頃，還不會清楚究竟是爲何而死，爲誰而死啊！

就在日本的資產階級而論吧，除掉了少數的軍火業商人可以趁着戰爭的機會大發其財而外，其餘的各項實業家，是聽着戰爭兩個字就要頭昏的。世界若是和平，可以好好做他們的買賣，戰事一發生，原料是被軍人統制了，市場是沒有了，工廠不能維持，利潤從何而得？至於私人經營的銀行業，更因爲戰事的影響，金融上發生停塞枯窘的現象，鎮天皺着眉頭，被軍人迫着去設法銷售巨額的公債，他們不願意戰爭，也是可想而知。

所以現在日本極力主張對華用兵，鼓吹戰爭的人，祇有少數少壯軍人和那些無氣骨甘心依附軍閥生存的政客罷了。

有些傻子或者會問，既然如此，爲什麼看不見日本國內反對的輿論呢？那你要曉得，在法西斯軍人暴力統制之下，連元老、重臣、議會、政黨、甚至於元首，都沒有自由了。一般人的思想言論，更沒有絲毫可以自由發表的餘地了。

我們且看日本的軍閥和無恥政客，他們口中所能說得出來的究竟是「爲何而戰」？

最慣常聽見的，就是「中國排日」、「中國反日」、「中國抗日」，所以不能不大呼他們所謂「對支的憤怒」。前月軍閥的代言人近衛文麿就公開的說：「此次對華出兵之目的，是要痛擊中國，使之屈服，永遠取消他們的戰意。」但是全世界人都曉得的，中國這一個向來受壓迫的弱國，此時還會有向日本挑釁的野心麼？中國政府這幾年對日本的容忍，真可以說是一至矣盡矣，蔑以加矣。」這一種忍辱的態度，是任何獨立國家所做不到的了。然而日本帝國主義者認爲這還是不够的，非要你屈膝，不能夠罷手。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人民反日、抗日、排日的情緒，自然也當然如潮水般起來的。因爲先有日本積極侵華之因，所以才有中國自然抗日之果，這是很明顯的事實。日本人不自已反省，而倒果爲因，還要說中國人抗日爲不可恕，這真是孟子所謂「遁詞知其所窮」。

日本法西斯主義者還有一個理由，借爲對華侵略的口實的，說是爲保持東亞的和平防止「赤化」。中國幾時「赤化」了麼？就算中國赤化了，還不是中國自己內部的事情，在全世界都公認民族自決原則的今日，又何勞日本的越俎而代庖呢？日本不是看蘇俄是赤化的大本營麼？若是防「赤」，試問爲什麼不對俄用兵而對華呢？而且中國政府前幾年間的積極剿共，已是舉世皆知的事實，幾個月以前，中國共產黨因爲看見祖國被人侵略的緊迫的危機，所以自願取消紅軍和蘇維埃政府的組織，不在國內再作政治的鬥爭，聲明今後決爲三民主義而努力。這又是舉世皆知的事實，日本以防共爲侵華的理由，是不值一駁的。

最近日本爲掩飾其野蠻侵略行爲，又向世界各國宣言，他們此次對華行動，乃是因中國挑釁所必須採取的自衛手段。這種強詞奪理之談，是凡有聽見的人都無不爲之噴飯的。這幾年來日本在中國的權益可說是最優越的，優越過了種種不平等條約之外的，中國政府年來小心翼翼，對於在中國的日僑，真是

保護唯恐不週，對於本國的人民，真是管束唯恐不力，爲的是生怕惹起事端，又來一次受不了的日本進兵。前年藏本事件以至今年的官崎水兵上海失蹤事件，中國政府提心吊胆的不知費了多大精神，才把案件破獲，應付過去，埋下一大把汗來，這都是全世界皆知的事實，由藏本事件看來，日本少壯軍人天天想製造日本僑民被害的事端，以爲他們對華用兵的藉口，好來麻醉國內反戰的民衆，却是很明顯的。上海虹橋事件，又是一樁鐵證。日本以自衛託詞掩飾，正合孔子所謂「小人之心也必文」這一句話罷了。

此外，日本人還有一個頗爲聳聽的理由，做侵略中國的解釋的，說是日本地狹人多，土地資源都不夠，要爲生存，就不能不向外發展，所以說滿洲是日本人用鐵血博來的生命線。最近日本外務省的代官人也曾向世界宣言，說日本民族勤勉正直，有向世界尋求幸福生活的權利，也有向世界要求資源與其他富強國家並駕齊驅的權利。有些日本昧良的學者如山田武吉之流，也常常著書立說，拿這個理由來做日本侵略中國的辯護，他們認爲世界是全體人類的，人人都有生存於世界的天賦權利，所以地小入多的國家向外發展是合理的；據有土地資源很多而自己不奮開發的國家，讓別的有爲的國家來代替經營，也是應該的。這一個理由，可說是日本人最漂亮的說法了，可是世界凡有理性的人，對於這一種說法是要加以慎思明辨的。日本以七千萬的人口佔有二十五萬多方英里的土地，較中國以四萬五千萬的人口佔有四百三十萬多方英里的土地，就兩家祖業而論，日本誠然是不如中國人之優厚，但是仔細研究起來，中國西北多是荒蕪沙漠之區，佔了全國面積五分之二了，若從中國黃河揚子江珠江流域各省的人口密度和日本本部的人口密度來比較，則江浙山東等省且比之日本爲密度更高。若從兩國耕地面積來研究，則中國每人耕地約爲平均三畝，比較日人約爲平均二·二畝，固然爲多，但日本人民只有一半業農，而中國人民却十之八九業農。日本農民每人所得之耕地，至少亦和中國農民一樣，日本人民固然是窮，但中國人民更窮，窮的原因是由於經濟制度支配的不均，科學之未盡利用，絕不是單純因爲土地的不足，試

看東三省這三十年間，中國內地之移民已達千餘萬人之多了，日本自從攘了東四省，雖然政府盡力獎勵移民，多也不過三十萬人。可見所謂人口過剩之壓迫，是實在中國而不是在日本，這一點由英國魁斯德博士告日本國民書，已經清楚的道破，日本人虛偽的宣傳又那裏能够掩盡天下人的耳目呢？中國誠然是還有許多不曾開發的富源，這幾年來正在積極地埋頭建設，却就遭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嫉妬，天天從旁阻礙破壞，使得你沒有建設的機會。這也是世界上有目共見的。日本說是爲了自己生存，便要限制中國的生存，這種說法也怎樣能說得過去？

日本人還有一種荒謬的宣傳，像多田駿的小冊子裏面所講的那些狂論，說日本對中國實在並無土地的野心，拿王道精神來解除中國人民的痛苦，奠定東亞的和平，才是日本軍人神聖的使命，這真是所謂「其誰欺，欺天乎？」日本人民受軍閥壓制的痛苦已經够了，高麗、琉球、台灣和最近東四省的人民，如今解除了那些痛苦？他們飲恨吞聲，垂頭喪氣，已經感不到有絲毫人生的樂趣了。高麗的革命黨，東北的義勇軍，愈殺只有愈多而已。中國人民對於日本人這種無恥言論的答覆，唯有說：「領教多了，我們是不需要你們這種好意的。」

此外，日本軍閥在最近還有一個比較率直而大膽的言論，說這回對華用兵，是在掃除英國在遠東的勢力，來實現大亞細亞主義，這種言論，心中簡直以日本就是東亞的主人，中國已是他們的領土了。但是我問問，日本少壯軍人既然這樣有勇氣，要和大不列顛帝國一決雌雄，爲什麼不直打香港星加坡，却要在中國的平津和上海來挑釁呢？日本人爲得了英日同盟的好處，才有今天。誰也想不到就這樣無情反面起來，日本人口裏說要打擊英國，拳頭却向中國打來，他們所自己誇耀的武士道精神，原來就是如此麼？

以上所引的日本對華用兵的理由，都是可笑的，不值一駁的，也是完全不足信的，不但世界有識的

人士，不容易受他們的蒙蔽，就是日本國內的人民，也多數不會受騙的。

然則日本對華用兵之真正原因究竟在那裏呢？最正確的解答，日本所以對華用兵，就完全因爲日本的軍人，完全因爲日本軍人有一種瘋狂的心理，錯誤的思想，日本本來就是一個沒有自己文化的，向來由軍人專政的國家，自明治維新以來，雖然日致富強，然而文明的憲政的基礎，還是非常薄弱的。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中國軍隊不抵抗之故，日本軍人垂手而獲得四省，於是又肆無忌憚的抬起頭來了。民意的立憲政治是已經粉碎了，從此日本的行動，就只看見軍人，看不見別的了。他們都是頭腦簡單，只見標榜忠君愛國幾個字，便國內外的什麼人也看不在眼內，他們天天夢想實現田中奏摺裏的狂言，看見中國積弱，便人人都要爭功比勇，恨不得把整個中國馬上搶了過去，尤其最近幾年來，看見中國埋頭建設，更發生一種無聊的嫉妬和恐怖，要加緊發動對華的戰事了。日本的政黨本來多是主張保持和平，逐漸開發滿洲的。但是軍人却認爲打中國要早打，才能致之死命，等三年以後，想打也不能打，日本就完了。這就是日本這次用兵要求速戰速決的真正原因，日本前外相佐藤尙武不是曾經說過嗎？「倘日本不欲戰爭，東亞決無戰爭的危機。」這兩句話倒是真確而坦白的。最近英國前首相勞合喬治，在他發表的日本如何對待中國一文，首先把伊索寓言狼與小羊一則引述，劈頭第一句話就說：「中日情勢可稱爲現代化的狼與小羊之寓言」。這更可謂一針見血之談，然而最令人詫異的，是前月國聯開會的討論，對於日本是否侵略國這一個問題，竟要費了多少調查研究的工作，還未能決定，世界人類無「勇」無「誠」，竟降落到如此的程度，那真是不能不使人短氣的。

二 中國爲何而戰

在中國大多數人民，對於「爲何而戰」這一個問題，却是沒有人還要詰問的。

中國人民，自從九一八以至這回戰事的發生，口頭的呼籲，心裏的激動，祇是要詰問政府「爲何而不戰？」

中國人民的心理，爲什麼和日本的人民相反如此？這也是很容易明瞭的。

日本軍人這幾年來對中國的欺負、侮罵、凌辱、壓迫，是無所不用其極的。一切人對人的罪惡行爲的名詞，就盡量地搜羅起來，還不能寫盡日本軍人在中國所做的罪惡。無端的夜襲瀋陽，搶去東三省，還要一面進兵熱河，一面發動上海閘北的戰事。多少無辜的中國民衆，人亡家破，轉徙流離，是已够痛心切齒的了。憑着他們蠻橫的武力，獲得戰事的勝利，便硬迫中國政府簽訂種種不平等的協定，這更是那一個國家所能够受得了的呢？然而日本軍人還是不以爲是的，到處運動土匪，收買漢奸，販賣毒品，包庇運私，挑撥離間地方與中央間的感情，迫成特殊的組織，製造偽民意的自治政府，非要令到中國主權粉碎，生機剝盡，他們是不肯罷休的。最可惡的是公然提出干涉到中國的學校教科書，干涉到中國的軍事訓練。試問日本易地而處將要如何？世界上任何國家受到中國這樣的壓迫將要如何？除掉「打」，除掉「戰」，還有什麼別的辦法？

中國是一個有五千年歷史文化的國家，雖然是老大了，但是民族的基礎，却是很堅固的。這四萬萬多萬的人民，是絕對不能甘心做亡國奴，聽受他人宰割的。現在的國民政府，更是革命的政府，拿三民主義來建國的政府，經了十年的苦鬥，已經奠定了統一的基礎了。這幾百萬的黨員，更是絕對不能讓國家淪爲保護國，受他人支配的。固然因爲國力的不充，爲民族的百年大計打算，對於戰爭大事不能不聽以孔子所謂「臨事而懼」的態度。這是中國政府幾年來持重的原因。前年中國領袖蔣介石先生曾向全國國民說：「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輕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正是這種苦心的表示，但忍耐到底是有限度的；民意的激昂，更是無法可以遏止的。日本人既然有計劃的迫着中國走上戰

爭這一條路。中國民族，難道毫無人格，就完全這樣無條件投降服麼？所以蘆溝橋事件發生，蔣介石先生即毫不猶豫的說：「蘆溝橋事件，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後關頭。」日本人還是這樣繼續侵略，中國除抗戰而外，實在沒有別路可走！

質言之，中國這一次的抗戰乃是死裏求生之戰，是爲國家民族的永遠生存不能罷手之戰。現在全世界各民族，除掉少數同樣患瘋狂病的侵略主義者而外，無不同情中國，譴責日本，就是人類良心未死的證據。我相信世界光明的前途，將要由中國的抗戰，點起了光芒萬丈的明燈。

中國是爲自衛圖存而戰，這是全中國民衆所明瞭的，就是婦人孺子，目不識丁的人，也是完全明瞭的。所以將士作戰的勇敢犧牲的精神，實在比之歷史上任何的戰役都有過而無不及。上海三個月的事已引起了世界列強的刮目。兵士臨陣，是沒有一個投降的。在飛機轟炸砲彈如雨的陣上，千千萬萬斷脈流血前仆後繼的壯烈犧牲，歐戰五年，也何嘗見過這樣的堅強的抵抗啊！受傷的兵士，更沒有一個是泣泣哀號的。人人都是咬着牙根，忍着創痛，預備將來痊好，還要再上戰場。就是許多慘遭戰禍，弄到無家可歸，無田可種的人民，也從不聽見有片言埋怨自己政府的。只是咬牙切齒，教子教孫，誓必殺敵報讎，才雪心頭之恨。日本人這回在中國人種下的怨毒冤仇，確實是人大了。日本縱然有兵船、大砲、毒氣、飛機，若想根絕中國人民的抗戰思想是沒有可能的了。然而中國抗戰的目的還不是僅爲生存這樣簡單的，單純爲生存而競爭，這是一般動物都具有的本能，「困獸猶鬥」，何況人類？中國抗戰的意義是要由現在領導全國的信仰三民主義的中國國民黨，才能做正確的解釋的。

蔣介石先生在今年的國慶前一夜曾經明白的宣告國民這回的戰事乃是國民革命第二期工作的開始，國民革命第一期工作是在完成國家的統一。而第二期的工作乃是完成國家獨立。這第二期的工作是比较第一期更要艱難困苦不知幾千百倍的，這是一個全民族的抗戰，地不分南北，人無分老少，都負有不可

逃卸的責任，因為我們不單是為自己的生存而戰，同時乃為維護國家的人格而戰，為人類的公道、國際的正義，和世界的和平而戰，這是一個「義戰」，一個「神聖戰」，總理曾經教訓我們，現在是善人同惡人爭的時期，我們是始終站在善人方面和惡人作長期的殊死戰的，這就是三民主義救國救世的偉大精神，現在全中國的人民，都受過這個精神的感動了。為主義而戰以求得有價值之死，正是人人所樂意的，這種偉大的精神力量是敵人槍砲飛機的威力所不能脅服不能摧毀的。

你若要問中國抗戰到幾時纔罷手呢，我們本着 總理的遺教，可以無疑的答覆，中國一日未能自由平等，中國人民之奮鬥是一日不停止的，因為三民主義就是今日中國的國魂，而三民主義的精神，却完全根據於平等、自由、博愛這三個原則之上，我們不仇恨任何的國家，任何的民族，只是要求各個民族國家彼此以平等相待，我們不壓迫他人，同時反對他人的壓迫；我們不侵略他國，同時更反對他國的侵略；所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的宣言，關於民族主義的詮釋，就是「中國民族自求解放」，和「各民族一律平等」這兩句話，總理在民國成立就臨時大總統時的宣言，就說「今後我們當盡文明國人應盡的義務，同時也當享文明國人應享的權利」。總理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就在乎此。這種立國精神，光明正大的要求，是全世界所不能反對而且應該贊助的，這個目的如不能達到，中國人民就是受任何的犧牲，還是要奮鬥的。

三 未盡之意

我要警告日本聰明的人士，中日的長期戰爭，是已經發動了，如果你們還認識這個有四萬萬多民衆的國家到底不是可征服的，泥足的日本是受不了長期戰爭的失敗痛苦的，那就要努力設法馬上撤回所有在華的軍隊，那危機還有挽救的可能；如果你們還認識兩國應該共存共榮的道理，要求中日兩民族經濟

的合作，那就要通通取消中間一切不平等的條約，根據平等互惠兩大原則，從新訂立過互助合作的公約，才能真正解決兩國經濟的難題；倘若仍是毫無覺悟的話，那日本不過一個小虎，到底是不能吞滅中國這個大象的，你們且看看吧。

我更想正告歐美的列強，中國如果能完成以三民主義建國這一個使命，是於任何國家民族都毫無損害的，於世界的和平大同更是可以促進的，你們這百多年的歷史，爲人類平等、自由這種最高理想而奮鬥，已經放過極大的光輝，你們要人家怎樣待你你就怎樣待人，這句耶穌的寶訓更爲你們平日所服膺的，如今日本這樣無法無天的壓迫中國，爲着你們遠東的利益，爲着防止世界大戰慘禍之重復發生，爲着維持人類的正義公道，你們都沒有可以袖手旁觀的道理。中國人民對於你們的證實日本，抵制日貨，都無不表示萬分的感激，你們已經給我們以極大的興奮，但我們更要求你們拿出祖宗昔日爲主義奮鬥的精神來，共同制裁日本的侵略，才能撲滅這快要燎原的惡火。如果還是駭怕這人類蠱惑的日本軍閥，讓他無忌橫行，那就是世界文明和公理的毀滅，你們想想世界完全沒有公理，你們能長此偷安過太平日子麼？

末了，我更鼓勵四萬萬五千萬的親愛同胞，現在正是全民族艱巨而神聖的對外革命戰的開始，我們人人都有戰士的責任，我們都有一個應該歡迎的「死得其所」的機會，出錢是當然不辭，出力更當然不辭，就是出命也當然不辭的，軒轅皇帝的子孫，那有做人亡國奴的道理，四萬萬五千多萬的民族，更那有被三島小國完全征服的道理，我們已經努力推翻了滿清的專制，打倒了北洋軍閥政權，廣大的民衆力量，是任何力量所不能摧毀的，最重要的只是在我們能够永鑒堅持革命不屈服的精神。

總理教訓我們，不能成功，就是成仁，先烈朱執信先生也說，所謂更高級之感情者，果何所求乎？曰，自由活動之生，與心安理得之死，以一死而貫徹其主義則死之安，死之際所有活動皆足以增加其生

之價值，以其死而能使他人感動奮發，從其主義盡爲活動，則即死之一事，亦可視爲活動之一種。是故爲主義而生者，亦爲主義而死，無所戀，無所惜，視死如生，所謂心安理得者也。如果人人能够體會總理和朱先生之遺教，發揮革命的精神，舍身舍財，以從事於長期的抗戰，則力憑理壯，理憑力伸，我相信最後之勝利，到底是屬於革命的我們，千萬不要自餒。

按：此文原載於時事類編特刊第六期（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

陳立夫：戰爭與和平

和平已到最後的關頭，戰爭殆成不可避免之事實，東亞之命運不可測，世界之和平不可保，吾人在此危急存亡之秋，深感人力回天之希望將絕。然而猶欲以和平二字之真意，作戰爭前夕之一言者：蓋欲國人明戰爭之目的，仍爲和平，而求達和平之途徑，亦有難免戰爭者，認識既清，則和平之願望與應得之決心，可相因相成。心理之矛盾解除，能力之貢獻加強，因應時變，乃有餘裕也。

今試言和平二字在東方文化之真諦：所謂「和者，相互以有餘補不足，使橫的方面無彼此之殊——「不鬥爭」。所謂「平」者相互以有餘補不足，使縱的方面無高下之差——「無階級」。縱橫差等減低，則二者愈見其相似，並育不害，並行不悖，共奔赴進化之前程而無息，此和平之真諦也。故以宇宙言，和平實爲質與力，積極安排，動則和諧，靜則均衡，使每個單位，動靜合乎自然時各得其所之象也。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例如高壓電與低壓電相銜接，則高低和流及平而止，兩熱度不調之液體相混合，則熱度高者漸低，低者漸增，兩者混合，及乎同溫而止。至於其他宇宙間之動態，亦莫不相互爲和，相互爲平，即物質亦莫不時相化合，而入於和諧平穩之最後境界。故和與平乃自然之法則也。以人類言：和平實充滿服務互助之精神，使強扶弱，智益愚，衆助寡，自強不息，精誠無間，共奔赴進

化之途，以達人與人間，縱與橫大體均無所不同之境地而止。此種境地，即吾人所謂大同世界。故惟與國間，能本「和」與「平」之積極精神，乃能進世界於大同。惟國人與國人間，能本「和」與「平」之積極精神而「奮鬥」，乃能「救中國於亡」。故曰：「致中和，萬物育焉」。又曰：「和平者，天之道也，和平之者，人之道也，合天之道，唯一貫之者，王道也」。說文：「天，地，人三者貫通，曰王」。和平中充滿了積極之精神，平時應是，非常時尤應如是也。

願自萬寶山案以迄於今，如日人在我國之殘暴行爲，徒使兩國精神上益增其不和，事實上益見其不平，不和則抗，不平則鳴，此乃自然之理。今惟不和與不平之是務，而欲強止人之抗與鳴，是捨本而逐末，中日關係欲於此而談好轉，何異緣木而求魚？夫和平之真諦，不共存之維繫已失，而不平之象，日益加增，自私自利之念，無可遏止。遂致祇知利己，不恤損人，蔑視公理，惟力是尚，其結果又安得不無禮、忘義、寡廉、鮮恥？在國內則紀綱蕩然，在國際則信義全失；愛國之士，則敢怒而不敢言；少壯軍人，則悻行而無所顧忌。四維如此不張，立國已失其本，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東方固有精神文明，以及王道之真義，蕩然無存，自以爲「霸道之鷹犬，不作王道之干城」，猶尙修言繼承東方之文化，以行王道，我將爲東方文化與王道哭！此總理中山先生每言及亞洲問題，對日本之所以長太息也。

故在此種情勢之下，其有力可以使和與平實現者，正日夜惟恐不和之情緒低減，不平之差度不增，侵略壓迫，日益加甚，則和平豈尙可以倖致哉！吾人爲使不和和平之程度不更加甚，則對於侵略壓迫之事實，不能不迅爲有效之制裁。應職實爲不得已之企求和平的方法，且合應戰亦別無求得將來真和平之途徑，彼既放棄王道平等之責任，吾人亦義不容辭，爲替天行道——「王道」——計，爲亞洲命運計，爲東方文化存續計，爲民族生存計，吾人除舍生取義外，尙有何其他途徑可循？深望國人一德一心，在

領袖統率之下，整齊步伐，向前努力，共度難關，爲正義和平而奮鬥，豈成敗利鈍之所計！亞洲前途之光明其將於砲火之中覓之乎？時至今日，亦惟有在此中覓之耳！命也，亦時也！革之而已矣，尙何猶豫之可言哉？

按：此稿演詞，係陳先生於二十六年八月十一日在中央廣播電台所講，就其概要節略之者。

陳立夫：告全國學生書

抗日軍興以來，於今已歷七月，我全國青年學生，奮發其愛國報國之精神，從事於前方後方之援助，其忠勇純潔之動魄，壯烈犧牲之事實，非但爲國人所同聲贊許，且亦爲舉世所共聞共知。青年爲國家社會之棟幹，今諸生民族意識之誠摯強烈若此，斯實足以導引舉國之人心，一致向上努力；而建國工作，縱至艱難險阻，濟之以諸生之堅毅精神，必可期其克底于成。

今當第二學期開始之初，本部鑒於前學期已往之事實與經驗，漸求國力運用之能臻於完善，最後勝利之能必屬於我，且更使諸生對國家民族得爲其全力之最大貢獻，誠有不能不爲諸生告者：

教育爲建國之根本大業，各級及各種學校之設立，實各有其對國家應負之使命。亡人國者必圖亡其教育文化，以絕其復興之憑藉。我國自抗戰以來，各級學校之爲敵人蹂躪而輟學者，已逾半數以上。我國受教育者之人數，本已較歐美各國爲少，正待努力擴充。今以戰事而學校停頓者過半，則此時後方之學生，對國家實應加倍努力，兼負其他失學青年所負之責任。教育之任務，爲在智德體各方面培養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負建國之艱巨責任。故青年之入校修業，自國家立錫視之，讀書實爲其應盡之義務；使青年而有廢學之現象，實即國家衰亡之危機。是以必上「最後一課」而後已，爲任何參戰國家應有之教育精神。農夫不能因戰事而輟耕，更宜因戰事而增加生產，否則國家即有絕糧之憂；讀書爲精神食糧

所繫，宥容因戰事而輟學？國家實施動員，其於國力亦必爲有層次之徵發；以兵役言，亦必由現役而漸及於後備預備者，斷無以成年者應負之責任，施之未成年者之理。況在長期抗戰過程之中，更不許孤注一擲於俄頃之間，而必須持續培養人才，從事於各方面之不斷努力。國防之內涵，並不限於狹義之軍事教育；各級學校之課程，不爲必須培養之基本知識，卽爲所由造就之專門技能，均各有其充實國力之意義。縱在戰時，其可伸縮者亦至有限，斷不能任意廢棄，馴使國力根本動搖，將來國家有無人可用之危險。未來新中國之創造，其重任繫於今日諸生之存肩。建國事業，經緯萬端，無一非須專門知識，而後克勝負荷；諸生應各確立志向，預定其所欲報國之目標，從而得澈知現時之進德修業，實含有深刻正確之意義。各學校所以遷移至較爲安全地帶上課者，非僅使師生減少砲斃研學精神上之不安，且亦兼求圖書實驗設備之充分應用，庶能寧靜致遠，以維民族永久之生命於不墜。諸生如有因交通或經費各項困難，而未能入學者，本部業有自修規章及貸金辦法之規訂，俾得有隨時隨地修學之機會。國民之於國家，均各有其本業上所應努力之責任，平時如此，戰時更宜悉力以赴。今諸生所首應力行之義務，實爲修學。此爲諸生所宜身體力行之第一義。

諸生中已達兵役年齡，而志切報國奮起從軍者，本部自亦深表同情。惟軍旅之事，必須經過相當期間之專門訓練，而後方能有所爲，歐戰時各國後備軍官之素質，反較戰爭初期時之現役官佐爲勝者，誠以後備軍官之來源，率爲曾受高等教育之青年，以其忠誠之志行，豐富之知識，重經嚴格之士官教育，宜其身入軍中，得能應揚奮發，充實軍力。今諸生所當知者，爲任何統一之國家，其軍事教育未有不統一者，而士官及各種技術教育之實施，亦未有不集中軍事專家予以嚴格之訓練，且特設專校並嚴守國防之秘密者。諸生在高中以上學校所受之軍事訓練，僅能視爲預備教育，決不能僅此以爲可勝統率之全責。而廣續再求深造之訓練，無論以人才言，以經濟言，以設備言，以環境言，以國防秘密言，以訓練效果

言，亦決非普通學校所宜，且亦非其應負之職責。我國現時之抗戰要政，厥爲正規軍新武力之不斷的培養與充實，舉凡軍事基幹士佐以及各種技術人才之造成，均需大量受有相當教育基礎之青年接受國家之特殊訓練。凡此各項訓練之實施，國家業已審察國力及實際需要狀況，爲有計劃有步驟之推進。各中央軍事學校及各地方依照中央方案特設之訓練機關，諸生儘可按照手續就近加入；本部此後更當與軍事行政機關，規定各種軍事學校新生應有之年齡，體格，基本知識等等，通知各級學校，並增添軍事有關學課，加強軍事訓練與管理，使諸生在應徵前預有充分之認識與準備。此爲諸生志切從軍者所應體識之一義。

服務爲人生之目的。至在戰時，已成年之知識分子，自更應本己立立人之旨，盡啓迪人民之義務，以協助國家總動員計劃之充分實施。諸生本其所知，從事於後方之各種勤務，此亦爲青年報國之一端。惟在實施之先，宜由師長詳加計劃，并與地方當局取得密切聯繫，依照法令及環境實況，議定妥善方案，并經相當時間之特種訓練，領導諸生爲有組織，有秩序之活動，然後成效方能表現，而諸生之精力亦不至浪擲。後方設施之得失，與前方勝負之關係甚切；後方之於前方，人力上物力上之不斷接濟，以社會鞏固及秩序安定爲第一要著。學校爲知識分子之所萃萃，更負有爲社會樹風聲之責任；故戰時學校之秩序，更須恪守紀律，服從師長領導，以達整齊嚴肅軍事化之目標。後方勤務固爲要舉，然亦決不容因此而放棄或怠弛其對國家之修業第一義務。各項服務應於不妨害課業範圍以內爲之，星期日實爲舉國學子最適宜之服務日。各公務員已由戰事緊張而無休假日，前方將士且更不能有片刻之休息；則諸生於例假日，從事愛國活動，實爲最適宜之時間。

至言特殊教育及服務辦法，本部業已先後頒行中國童子軍戰時後方服務訓練辦法大綱，高中以上學校戰時後方服務；組織與訓練辦法大綱，特種教育綱要等規章。其適用於前方工作者，更有高中以上學

生志願參加戰時服務辦法大綱之規定。諸生應各自審酌志趣，遵依師長指導，選擇其工作之途徑，此又爲諸生課餘服務所須明瞭之一義。

中山先生之軍人精神教育，以三民主義爲建國中心信仰，以智仁勇三達德爲心理建設之骨幹。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此爲諸生所習聞之哲學；然好學應先立志，力行重在服務，知恥必須充實自力，此亦爲諸生所應確切認識者。青年爲國家之新生命力，使青年均有正確之意識與向上之努力，此卽國家新生命力充實之表徵，非但以匡扶民族生存，其光明燦爛之前途，抑亦可於歷險不渝中覘之。中華民國自由獨立之實現，端賴國人之自強不息，根絕倚賴盲從之心理，摒棄萎靡虛偽之偏弊，加強自力更生之信念。而統一精神，創造精神，科學精神，乃修己濟世之基本信條，爲我民族領袖蔣委員長所時常告誡於諸生者，更爲諸生所必須信奉之圭臬。願諸生堅持其造次顛沛必於是之意志，以真實之科學智識，高尚德性，健全體魄，建立光華燦爛之現代國家，而有以發揚光大我中華民族之生命。諸生其共勉旃？

按：原文於二十七年二月十一日發表。

孔祥熙：中日戰爭與中國財政

目前之中日戰事，固將摧毀中國工商業，及影響政府之收入，但亦足證在財政上，中國支持長期戰爭之能力，正不次於日本。年來中國財政金融上之機構，已建有堅固之基礎，使中國支持大規模抗戰之能力，遠勝曠昔。當戰爭開始時，中國財政仍能保持穩固狀態，國家歲收亦未遭受影響，而一般經濟，若幣制之安定，農產品之豐收，及收支之相符等，均足表示其良好之狀況。

反之，日本爲一高度工業化之國家，其支持長期戰爭之能力，較之農業經濟之中國，遠爲脆弱，因

對外貿易，爲工業國家之生命線，日本對外貿易之喪失，勢將感莫大之痛苦。中國與日本對外貿易，已完全消滅，舉例言之，去年九月份，上海日貨之輸入，爲二萬九千元弱。而七月份則爲一千一百萬元。此種情形，與世界各國之抵制日貨運動，對日本國家經濟，實爲一極嚴重之威脅。

當日本發動侵華戰事時，正當其國內財政及經濟困敝之時。如預算不足，貿易跌落，幣制動搖，人民生活程度，因賦稅激增而高漲，對外貿易之日趨跌落，處處暴露其經濟不安情勢之增加。其尤令日本感受困難者，則在當前能對外貸款之國家，勢已不能借款與日本。反之，美國及歐洲各國，對中國爲民族生存之抗戰，均表同情與援助，同時對日本之侵略政策，則加以嚴厲譴責，此種國際間對華同情之輿論，更有利於中國財政上之安定。

余最近赴歐美遊歷時，曾與數國締結重要財政及經濟上之協定，此種協定，皆係於戰事爆發後所成立。足證各國對中國財政前途，皆表示信任，及對中國神聖抗戰之同情。

中國戰時財政管理之成功，其最顯著之事實，爲保持中國與各國金融關係之安定。此項成就。在國內外均獲得信用。且因外匯之限制，雖目前出入口貿易。皆較前減少，但中國對外債之清償，當不難恢復相抵之狀況。

自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國幣制改革後，藉政府銀行之信用，存於國內外匯現金之準備，已大見增強，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以來，美國政府之購買大量白銀，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間之農產品豐收，以及良好經濟情勢所造成之收入增加，皆有助於外匯及現金準備之穩固。目前因政府審慎管理金融市場之結果，尙無資本流出之情事發生，故目前中國，並無改變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所採之由政府銀行買賣外匯維持平衡政策之理由。

中國之工商業，受戰事影響，事極顯然，可見對外貿易，更因日方之非法封鎖中國海岸，及其對航

業商業無理之干涉，損失更重。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即戰事爆發前一月，其出口貿易總額爲二萬萬一千三百萬元，而戰事爆發之八月份，貿易總額，突降至一萬萬零一百萬元，七八兩月貿易率之相差，竟在一倍以上。

往常商業及財政管理，因受軍事之影響，使政府稅收之大量減少，實屬毫無疑問，而以中國財政主要收入之關稅損失，最爲重大。一九三七年度之最初七個月內，各項收入之總額，約爲二萬萬六千二百萬元，平均每月約三千七百萬元，而同年度最後五個月內之收入，僅約爲八千一百萬萬元，平均每月一千六百萬元，同時鹽稅統稅，以及其他各項稅收損失，雖較關稅之收入爲少，亦莫不因日軍之侵略，及國土之被佔，而受影響。且海關自有史以來，中國政府，因其有關於各國及中國之財政利益，一向保持其行政權完整之原則，乃日軍既攫取東三省關稅收入於前，今日又攫取天津及其他各地關稅收入於後，海關行政權完整之原則，久已被破壞無餘，此已成爲一極嚴重之問題，與各國俱有關係。

在如此之環境下，中國對於內外債清理仍按期履行，嗣後亦必照此辦理，一九三七年後初七月中，稅收有空前之增加，中國國家信用，亦因之大增，其原因甚多，而主要者則爲政治之安定，稅務管理方法之進步，一九三五年幣制之改革，及其他經濟措置之改革，與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農產品之豐收等等，其結果遂造成工商業普遍之發達。因之一九三七年之總稅收，較前大增，並不因戰事而受絲毫影響，苟非因日軍之侵略，中國多年來所努力促成之預算平衡，今年即可達目的，現爲應付財政困難計，已籌劃開源節流之方法，以抵補關稅鹽稅之損失，其人民踴躍購買之救國公債，補助預算不足之數甚多，至於華僑匯回祖國之愛國捐款，對於中國償付外債，及國家財政，亦有極大之補助，政府現遵守緊縮政策，俾將所有作爲抗戰軍費之用。

此外，近數月內，中國重要工業，遷往內地甚多，故中國依賴對外貿易之程度，已逐漸減少，此亦

增強中國支持長期抗戰之能力不少。

總之，中國忍痛犧牲之精神，正復興其抵抗日本侵略之決心相等，中華民族必能藉目前之奮鬥而復興，蓋無疑義也。

按：原文見二十七年一月十八日武漢日報。

到

社會部
圖書館

950.5

類別

~~5066~~
3020

登錄號

01929

573
30/02
26

KBC
F
265.06
45/3